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

咸豐三年。癸丑。十月。丁丑。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格爾畢齊河立界一事。現據黑龍江將軍咨稱詳查格爾畢齊河邊界。俄夷求立界牌。與我國並無妨礙。即允所請。准其於沿海地方建立。令庫倫行文固畢爾那托爾於明年冰泮時。定於何日。由某處至某處。建立界牌。必須互盡和好。公同商定。查黑龍江將軍既奏准許其建立界牌。即應派員會商行文該酋。惟夷情詭詐。若不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即派員會商。難免該酋以未奉薩納特衙門札文。未能專擅為辭。此案派員會商。或先由院行文

薩納特衙門。候回文到時。再行派員。或照黑龍江將軍擬

定。立即行文該酋。派員前往之處。伏候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欲於格爾畢齊河設

立界牌。請旨。或先由部咨行薩納特衙門。俟咨覆到時。再行派

員。或照黑龍江將軍英隆所擬。立即行文俄酋。令其派員前來

恰克圖一攝。著即照從前英隆所奏。俟明年冰泮時。再派妥幹

之員。會同俄夷使臣。各盡和好商定。

壬午。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豐紳等奏。此次來商之匡蘇

勒官等。帶川住此。督建房屋。管理買賣。惟瑪岳兒一員。仍

回伊犁。由伊犁回國。現已蓋造完竣。共房五十一間。匡蘇勒住房八間。額哲庫住房五間。其餘房均係夷商所住。及堆貨使用。計現在塔爾巴哈台者。共九十二名。此地商民。向與哈薩克貿易。故年來彼此相安。前派章京薩碧屯管理。辦事甚為妥協。毋庸拘以年限。以資熟手。

硃批。知道了。

壬辰。兩江總督怡良。署江蘇巡撫許乃釗奏。再上海之縣難克復。因夷館羅列於城外之東北一帶。致夷以官兵向北門攻打。恐城中賊匪回放槍礮。夷館難免受傷。阻止官兵免攻東北。現在洋涇濱等處。有夷人把守。即零星兵勇

哨探。亦不能取徑前往。該逆之米糧火藥。難免由此路潜
運接濟。查各夷中。惟味利堅素稱恭順。暎夷最為狡譎。屢
經署臬司吉爾杭阿。蘇松太道吳健彰。曲加開導。暎夷堅
執不從。向來夷人火藥。每桶賣洋銀三元者。今增價至二
十五六元不等。其為賊匪故價收買。奸夷貪利私賣無疑。
現在逆匪買有兩枝半桅夷船兩隻。一枝半桅夷船一隻。
聞係從甯波等處買來。駛入黃浦。阻截江面。並新造八槳
快船十數隻。為竄逃之計。又據吳健彰稟稱。盤獲甯波釣
船一隻。內有夷人三名。洋劒一把。洋槍六十桿。洋刀四十
把。洋硝一包。火藥一罐。並在夷人身上搜出夷書一封。上

有真命太平天國等字樣當即拆閱查係咦咭唎奸商嘞吶咭致鎮江逆酋羅大剛一書又附帶上海逆首劉麗川逆書一件訊據船戶王阿英等供稱係夷人雇裝兵器至鎮江賣給賊匪者在後尚有一船裝載洋槍一百四十桿洋刀六十把及洋硝火藥等物已聞挐逃竄等語該國夷酋是否知情縱容固不可知而包藏禍心已可概見除將奸夷嗢啷哈等三人發交該國領事自行懲辦船戶王阿英等由道嚴訊刀劍鳥槍發營配用原獲逆書咨送軍機處備查外理合照錄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怡良。許乃釗奏。上海之縣難克復。由於該城東北。羅列夷館。該夷恐官兵向北門攻打。城中賊匪。回放槍礮。夷館難免受傷。因阻止官兵免攻東北。並洋涇濱等處有夷人把守。該逆米糧火藥。難免由此路潛運接濟等語。上海為海口通商重地。必須設法控制各夷。不令與逆匪句結。方可將城中儹聚匪徒。四面兜圍。斷其接應。吳健彰於夷情素所熟習。著怡良。許乃釗即密飭該道。將各夷妥為羈縻。曲加曉諭。俾知匪徒及早剿滅。於通商事務。方有裨益。各該夷與逆匪不至聯為一氣。然後督兵剿辦。方可得手。總在該督撫妥速辦理。不可遷延時日。又致別生枝節。另鈔錄按獲逆書二件。亦俱覽悉。該督

撫務即嚴飭各員弁。明攻逆匪。暗防外夷。星速督兵進勦。剋期
收復。毋再延誤。
十一月。辛酉。
欽差大臣向榮奏。據該革員余萬清來稟及水營各鎮將稟稱。十
一月初四日酉刻。有火輪船一隻。往上游駕駛。經已革署
京口協副將張攀龍親駕划船趕詢。該船行駛甚速。時已
深黑。未及趕上。又據江浦六合二縣探報。火輪船於初六
日停泊觀音門下關。時有賊人小船來往各等情。目下尚
未回駛。
硃批。知道了。若能及早收功。該夷自不敢再行窺伺。

十二月。甲戌。兩江總督怡良。著江蘇巡撫許乃釗奏。查各

夷自通商以後。均知感仰

大皇帝懷柔遠人。不敢交通逆匪。惟是夷商人數過多。其中奸商貪圖小利。夷目察查所不到處。即不免有與賊交通之事。現在各夷酋加意稽查。較前嚴密。採聞賊匪屢以重利為餌。意欲假道北門夷館。襲我西北水陸各營。夷奸已有允從。皆因夷酋不准。是以中止。此時惟唊𠸄咈夷。每互七日。尚有進城禮拜天主者。他國並無此事。查各國中。惟唊夷最為狡猾。每喜遇事生風。近來尚稱無事。惟本月初旬。有咈囒哂火輪船一隻。徑入長江。吳健彰當即照會該國副

領事伊檣吾以現當勦辦逆匪之時。何得與之往還。並囑其迅速調回等因。旋據該領事覆稱。南京逆匪。忽將佛國傳教之人。逼脅改歸楊逆之教。不肯聽從。以致傷害多人。必須着人前往料理。不使從逆等語。該道以佛夷與楊逆同奉天主教。何以又有牴牾。因訪之别國夷酋。據稱西南島夷。雖同奉耶穌。而所傳則異。亦猶喇嘛之分黃教紅教也。楊逆之教。與咲同而與佛異。茲欲強金陵傳教之佛夷。改從楊逆之教。佛夷不從。致被殺傷。今佛夷輪船之去。或即為是。茲又接據已革蘇松鎮總兵葉長春等並稱。佛夷輪船。於十一月初四日。駛進鎮江。十四日申刻。由金山東

下。當遣差弁同通事前往查詢。據船中夷人稱。有洋客二人。要往江甯察看情形。是以來此並無別故等語。說畢。即起碇而去。討此時當已復回上海。本月十五日。又據吳健彰禀稱。十月二十八日。忽報有俄囉斯輪船一隻。兵船一隻。駛至吳淞。隨據該國兵船船主廉士檝。哥士國來函。稱火輪兵船名富士鐸。由本國到了日本。日本國三箇月。又從那架沙磯。於十月二十三日開船。二十八日到吳淞。越二十九日到上海。因在洋遇風打傷。來滬修理等情。並據通事探明俄夷兵船兩號。停泊在崇明東頭洋面。另有總兵官一名。在上海花旗夷館借住。候火輪船修好。一同起碇。先

往日本。後回本國。與該船主函稱情節相符。惟詢以因何前往日本。尚未據該夷函覆。臣已密飭吳健彰妥為羈縻。一俟輪船修好。即飭迷回本國。毋任逗留。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許乃釗奏俄囉斯夷船二隻。停泊崇明東頭洋面。有夷目一名。在花旗夷館借住。俟船修好。即回本國等語。該夷是否因在洋遭風。暫泊海口。抑或另有別情。著怡良。許乃釗。密飭吳健彰妥為駕馭。一俟船隻修好。迅速飭回本國。毋任日久逗留。

壬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俄酋遣使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求為轉遞。除將

此項咨文。照舊呈

覽外。並繕寫覆文。面交來使。照例賞給緞匹等物遣回。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囉斯夷使。赴庫倫辦事大臣衙門。呈遞文件。欲求在上海地方貿易。當諭令怡良。許乃釗。妥為防範。如果該國船隻。有來滬信息。即飭令回國。不可遷就。並由理藩院詳細咨覆。茲據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該國接到理藩院覆文後。又復具文呈遞。仍懇進上海海口貿易。因思上海近日曾據奏報。有俄囉斯夷船。遭風駛至海口一事。安知非該國販貨船隻。藉詞駛近海洋。希圖通商。不可不嚴密稽查防範。著怡良。許乃釗。認真偵探。如果該國商人。竟有進口向該督等

要求之事。即諭以五口通商。例歸駐紮廣東之欽差大臣管理。
即西洋各國。現在上海貿易者。亦皆恪守廣東原定通商章程。
如該夷安靜回國。固為安善。倘堅執通商之說。必欲逗留上海。
即令前赴廣東。聽候查辦。並著葉名琛詳細體察俄囉斯欲赴
上海海口通商。是何意見。該國近年船隻曾否駛至廣東有懇
求情事。此次該國具呈。屢求於上海通商。若勉強允准。深恐別
滋事端。此事甚有關繫。著葉名琛等熟籌審處。應如何辦理之
處。妥速籌畫具奏。譯出該國原文。著鈔給閱看。前次譯出該國
原文。並寄怡良等諭旨。亦著鈔給葉名琛閱看。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竊照 敝 國 前次派往本國所屬阿密哩加地
方之兵船。行至中途。懇祈
貴國。准其駛入海口。再此數處海口。原為西洋各國所開。 敝
國 與西洋既係相同。亦求准其駛入海口。曾經懇祈在案。
茲於咸豐三年六月十八日。 貴院覆文内。稱貿易之事。兩
國相商辦理。務求有益。方無窒礙。若添設海口。不但內地
商販之人。難以分售。即 貴國費用尤多。獲利轉少。此事既
無利益。貴國何必往返紆道。令其徒勞跋涉。總之貿易一
事。務須兩國有益。貴薩納特衙門自行裁度等語。 敝 國 接

閱此文。本應遵行。奈 敝國伏思此請。既無窒礙。且並非妄
求之事。惟西洋暨阿密哩加之人。
貴國皆准其入海口。想此事亦無窒礙。敝國亦並非例外之
請。惟求推廣利益他國之事。施及 敝國。況 敝國與
中國和好。百有餘年。再 貴院文稱。若貿易海口。不惟與商人
無益。且分售甚難。即 貴國費用益多。獲利轉少等因。閱看
此語。
貴國籌計此事。尚未盡知。何則。敝國所屬地方。除西洋暨亞
細亞外。尚有阿密哩加地方。故此 敝國船隻。必須前往彼
處。現派出船隻。若中途能進

貴國海口○不但不難○且費用不多○道路雖遠○必有益矣○再進

海口之商人○皆係阿密哩加之貿易者○並非界外陸路地

方之商人○若

貴國准令伊等在海口貿易○伊等買賣充裕○與

貴國買賣之人○利益亦不為少○且中國缺欠貨物○可由阿密

哩加送來○彼處貨物○亦可售賣○總之此事○彼此有益○兩國

陸路地方貿易之人○亦無虧損○本薩納特衙門○惟願貴院

洞鑒○將文內所稱情形商妥○奏明

大皇帝○務須據理定奪○按照兩國多年和好之義○懇祈咨覆○為此

咨行○

甲午。吉林將軍景湣等奏。會同俄酋查看分界立牌。俟明
春再行查辦。此係與外夷分界。斷不敢含混定擬。一俟明
年春融。先派妥員詳細查明。究竟有無妨礙。再行請
旨定奪。
諭軍機大臣等。吉林將軍景湣奏。與俄夷分界立牌一事。請俟明
年春融。再行查辦一摺。著照所奏。俟明年春融時。即派協領富
CX揚阿。將分界立牌。與赫哲費雅哈居住之人。有無妨礙之處。
詳細查明具奏。此案已寄知黑龍江將軍奕隆。庫倫辦事大臣
德勒克多爾濟等矣。

又

諭。寄諭黑龍江將軍英隆。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據景淳

奏稱。與俄夷分界立牌一事。請俟明年春融。再行委員查明辦

理一摺。與外夷分界立牌事。關最要。且於模哲費雅哈居住之

人。有無妨礙。究難懸揣。此時路尚難行。著於明年冰泮。即委協

領富呢揚阿。先由水路。自畢占河。直至東海。詳細查明辦理。

丙申。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許乃釗奏。據蘇松太道吳

健彰稟稱。據咈囒哂夷酋照會。因金陵城中。素習天主教

之人。被楊逆殘害。前赴理論。並無情弊。其俄囉斯火輪兵

船。委因在洋遭風。前來修理。已於十一月二十六日修竣

出口。二十八日放洋東去。亦無要求別故。

諭軍機大臣等。據怡良許乃釗奏咈囒哂俄羅斯船、隻。既據查明並無情弊。亦無要求。仍着隨時體察防範。勿使滋生事端。

咸豐四年。甲寅。正月。甲子。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許乃釗奏。上海縣城。由北門至小東門一帶。地名洋涇濱。夷館鱗比。已成市集。其西南兩門。及小南大東等門外。均有零星夷房。城內建有天主堂二座。各夷領事。以洋涇濱係伊國貨貿易之所。屢請我兵勿由該處進攻。免致城上回礮。傷及夷館。洋涇濱附近駐有夷兵巡查。不容兵勇經過。據稱如有賊黨到彼。伊等代為攔截。乃十二月十五日。候補知府薛煥。抄截賊後。賊從洋涇濱一帶奔逸。該夷不能攔截。

反將追賊兵勇阻擋。致任竄逸。薛煥甚爲憤激。親往唤夷領事處。與之講理。該領事自知理虧。但有唯唯遜謝。越日。吳健彰復照會該領事。責以大義。該夷遂將三茅閣橋拆毀。稱係斷賊出入之路。其實賊匪出城後。尚可繞城行走。惟官兵欲攻北門。不由三茅閣橋。無從取徑。緣城上槍礮林立。不便繞行城根也。十八日。南門外兵勇追賊。將及城門。突有身穿夷服多人。衝出攔阻。帶兵各官。恐開邊釁。不便衝殺。撤隊而歸。二十三日。兵勇正乘隙登城。北門夷房。竟施放火箭入城。致賊得有準備。吉爾杭阿吳健彰向該夷嚴行詰責。該夷酋狡賴。堅稱並無其事。據云伊與官兵

賊黨。兩不相助。然其暗中左袒逆賊。實非一次。惟尚顧臉面。不敢公然助逆。祇可加意防備。不便顯揭其短。致令乘機生釁。上海自明季大學士徐光啟。崇奉天主教。松江府一帶。幾於到處風行。遂近年弛禁之後。愚民被誘者益眾。現在城內戶口。尚有四五萬人。其教中人。均恃有夷人庇護。凡逆匪拘拏之人。夷人查係習教者。立向索回。傳天主教之頭目趙方濟。稱為主教。據云係燕舍國人。咈囒哂人。奉之最謹。該主教遣夷館內教讀之人。向署松江府藍蔚雯。署上海縣孫豐聲稱。因進城禮拜。目擊城中米糧短缺。百姓向其訴苦乞救。伊欲商同咈夷公使。咪夷噗夷各領

事。從中作偽。令劉麗川等一概投誠。以救闔城百姓等語。
藍蔚雯等。不敢隱匿。代為面稟前情。臣許乃釗當與吳健
彰熟商。據吳健彰回稱。前日喚夷領事阿哩國。曾向該道
言及各國安分夷商。恨逆匪踞擾。以致貨物滯銷。僅十之
二。其希圖漏稅。接濟火藥。糧食。漁利者。竟十之八。伊等領
事人少。照料難周。莫若准令賊黨投誠。奸商即無可施其
伎倆。城內民命。亦可安全等語。該道答以願將下手戕官
之犯捆獻。方可稟商督撫。奏請
大皇帝恩施辦理。臣許乃釗當詰以夷情叵測。何可任令干預。該
道回稱。夷人以救民為名。若拒絕不許。彼轉得以搖惑民

心。不若姑予以照會。責令必須將戕官正犯獻出。方准受撫。該夷既意存護庇。事必不諧。當飭吳健彰妥為辦理。該夷酋果以賊匪不願投誠回覆中止。此各國夷情詭詐。辦理棘手之實情也。伏查上海通商。已逾十年。傳教更久。英可挽救。惟必須設法制馭夷人。絕其幸災之心。俾不能從中取利。據吳健彰籌思。必須密咨閩浙江西等省。通飭販運湖絲茶葉商人。如有運來上海銷售者。均行停止。俟克復後。方准照舊運買。該夷酋等失其自然之利。必願迅速克復。自能嚴為查察。濟賊奸夷。定可斂戢。臣許乃釗業已密咨浙江撫臣黃宗漢。江西撫臣張芾查照辦理。

硃批。覽奏各情形。知道了。

乙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接奉春融時派員查勘與俄夷分界寄

諭。除俟吉林將軍查明辦理外。其商辦建立界牌之黑龍江將軍委員協領吉爾哈喜等。若仍留庫倫。靜候吉林將軍查明。未免久羈。可暫令其旋回。此案原有薩納特衙門行文理藩院。尚俟回文之語。且去歲該夷遣使到庫倫時。亦風聞黑龍江將軍派員前來。現擬水路可通。即詳查定立。並豫先行知該國畢爾。那托爾。

硃批。所議甚是。即照所議行。

德勒克多爾濟等人奏。據恰克圖章京報稱。俄國瑪雨爾
懇求齎送駐京喇嘛隨信銀錢二千五百兩。檢查卷宗。並
無辦過成案。復令恰克圖章京。作為己意詢問。若係固畢
爾那托爾主意。應由該酋行文。昨據固畢爾那托爾文稱。
懇請隨物齎送喇嘛學生銀錢二千五百兩等語。查從前
轉送喇嘛物件。均係遇便由驛遞送。如有銀兩。該酋自行
雇商運送。并由固畢爾那托爾行文。咨奏准咨部轉交。若
援案斥駁。未免拖累。且齎送此項銀錢。各站亦無多擾。所
有該夷求為齎送銀兩之處。可否姑從所請。如蒙
俞允。即行文固畢爾那托爾。飭恰克圖章京。眼同秤准裝匣。轉交

該喇嘛。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酋呈請轉送駐京喇嘛銀兩一摺。現在該大臣業已查明。自道光三年。前任辦事大臣蘊端多爾濟等。奏駁後。迄今並無似此懇請由驛遞送銀錢之案。自係窒礙難行。此次回文。如已咨行。即照該將軍所請。將解來銀兩。交瑪雨爾。眼同恰克圖部院章京。兌封轉送。斷不可援以爲例。回文如尚未行。該大臣即曉諭俄夷。似此案件。舊例均應恰克圖商人得價運送。該大臣於此等尋常事件。未便請旨。嗣後俄夷。凡有例外要求。該大臣即當聲明遵照舊例。不可另生枝節。

着閩浙總督有鳳奏○准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葉名琛咨稱○據咪酋伯駕呈稱○該國貨船○被

搶船之中國民人○殺死船主火長水手○掠去船中貨物○上

岸逃走○當時外國兵船○趕往該處○捉獲上岸之人數十名○

解回送交訊辦○據該酋節次來文○並解陳得利十七名到

粵○飭發廣州府研訊○據各供稱○均係被客頭騙下夷船傭

工○押在艙底內○共有四百七十五人○迨開船後○該夷給艙

內各人賣身契約一紙○如不接收○即行鞭責○駛到琉球洋

面○該夷忽把眾人陸續提到艙面○逐一剃去髮辮○內有臥

病不能行者十餘人○當時打死○丢棄落海○眾人看見驚慌○

以致喧鬧起來。該夷船主害怕。鳧水逃走。眾人隨喚水手人等。將船駛到山邊。上山躲避。被琉球國人查問。捏稱船漏修整。琉球國人。每日給與飯食。迨隔十餘日。該夷兵船駛到。拏獲陳得利等七十餘名。押下夷船。駛回香港。後又將陳得利等十七名。載到黃埔。送官審辦。陳得利並無得受夷人身價。殺害夷人。及搶去夷船銀物情事稟報。即經據稟將該酋節次來文。逐一駁斥。復據該酋呈送澄見謝丁茂等四名。復飭廣州府研訊。據稟。僉供陳得利當時在船。並未傷人。內有海定即蘇有。致傷夷人一名。失跌落海。所有羅安等十四名。均訊無為匪傷斃夷人情事。陳得利

蘇有二名。俗再研訊。分別辦理。業經批飭。將蹬見謝丁戊等四名。發交夾目收領。其解來人犯十七名。除陳燦病故。陳得利。蘇有二名留學復訊。羅榴安等十四名。即飭遞回原籍。至該閩人蔡祥慶等。羈留琉球。咨請轉飭移咨琉球國。撿船護送回籍安業。以示體恤等因。茲據福建藩司慶端。據署福州府海防同知婁浩詳稱。琉球國護送內地難民蔡祥慶案內。林玉等一百二十五名來閩一案。緣難民蔡祥慶等。俱係福建民人。搭駕唉國船隻。欲往金山地方生理。於咸豐二年二月初一日。在廈門開船出口。在洋遭風。二月十九日。漂至琉球國屬。八重山島崎枝洋面。船擱

賠礁。嘆夷即將難民蔡祥慶等三百八十名。嘆夷一名。捨

置上岸。次日潮漲船浮。該夷原船。乘風開駕放洋。所有在

島難民。經該處琉球國夷官。設館安頓。收養撫恤。旋於三

月十六十八等日。有嘆船二隻。先從駛至。經該處夷官詢

嘆國通事羅元祜聲稱。該難民蔡祥慶等。前月搭駕夷船。

前往金山。因在洋兇毆船主水梢六人。是以廈門嘆官。遣

船到島查拏。持械登岸。捡獲難民五人。鎗斃三人。畏懼服

從者十八人。自縊身死者三人。其餘解避走匿山中。嘆夷

即將現拏難民二十三名。並擄取在島之嘆夷一名。分載

兩船。於三月二十三日。連綜開去。四月初四日。復有嘆國

夷船。駛到追捕。等獲難民五十七名。載船而去。並云此後尚要再來等盡。所有竄躲山中難民。當各仍舊招回收養。內有二十三名。先後病故。尚存二百七十一名。該國王世子。以唉夷兇暴非常。若遽行護送。誠恐夷船復來。追捕無蹤。滋生事端。當於上年貢船來閩。移請查辦。接准司咨。應照向例。撥官護送來閩。特遣夷官前往該島。查明首名難民蔡祥慶。先經等回。又除顏退等九十二名。鄭德等四名。先後病故。繼艦外。僅存林玉等一百七十五名。經該國王世子。特備咨文護照。派撥都通事鄭嘉政。駕坐頭號海船一隻。配難民林玉等一百五名。又派都通事王家錦。駕坐

二號海船一隻。配難民陳昌等七十名。內陳意柯溪黃道
三名。先後病故。於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在該島放洋。兩船
在洋。被賊搶劫。難民脫逃四十七名。實存一百二十五名。
十月十四日。駕抵福州省港番船浦地方灣泊。經委員分
別查驗。即於十五日。安插館驛。將該難民等交閩縣查收
安頓。確查訊辦。據閩縣侯官二縣會詳。將琉球國夷官送
到難民林玉等一百二十五名。同福州府省城委員護送
在洋脫逃難民李寄陳昌林付三名。詳加研訊。均各僉供
實係搭載咲咭唎國夷船。欲往金山地方生理。在大洋遭
風。漂到琉球國屬八重山島。上岸逃走。經該處夷官收養

撫恤。護送載運回閩。均無傷觉夷人情事。覈與粤省咨覆

相符。似屬可信。應請將該難民人等。分起遞回原籍各縣。

就近查傳。質訊明確。分别究釋。

硃批。知道了。

二月。丙申。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許乃釗奏。現接俄夷

赴庫倫辦事大臣衙門。來在上海地方貿易等因寄

諭。當即轉飭蘇松太道吳健彰。密查防範去後。茲據稟稱。正月十

三日。有俄囉斯船一隻。駛至吳淞口外停泊。即係上年十

月駛來之窩士鐸船。船主康士機。哥士國。由日本國駛來。

即於十五日起碇東去。並無要求别情。該道訪詢西洋各

國夷目。僉稱俄囉斯向因西邊富庶。故建國於西。近來該國之西南沿海有三洲地方。亦有土產會集。商賈輻輳。需用茶塊甚多。即如茶葉一項。由北路購辦。陸運回國。每百斤。費用洋銀三十圓。若由海船至五口置買。止須費用載脚洋銀三圓。西洋各國商船。前赴三洲貿易者。獲利甚厚。是以俄囉斯欲令三洲地方商人前來五口及日本國交易。今聞日本國已允通商。駛來上海。寄信回國。並探問其國中有無信寄上海等語。查俄夷船隻四箇月之間。前來上海兩次。前次則有總兵一名。借住上海花旗夷館。今則復來寄信回國。雖皆安靜東去。而垂涎各國夷商之往來

海上利市十倍。意欲效尤已可概見。況日本離內地不遠。
如日本國已允其通商。則片帆徑渡。其來甚易。防範更宜
嚴密。
硃批。知道了。
三月。辛酉。兩江總督怡良奏。本月初九日。據吉爾杭阿稟
報。初六日。有游民冒稱兵勇。與暎咭唎夷人。爭取木植。彼
此爭鬨受傷。夷人心疑兵勇滋擾。糾眾將觀音堂防卡兵
勇營帳燒燬。經吳健彰函詢該夷領事。覆稱。欲令川黔撫
勇等營。即行遷移。當向開導。許將滋事之人嚴拏重辦。初
七日。逆匪衝出西門。虎嵩林劉存厚。出隊迎敵。該夷乘機

施放槍礮火箭。將撫勇川兵等營焚燬。並延燒黔粵兵勇各營。經各帶兵官馳至救息。該署司候補府薛煥。候補府經歷田濤。及湖南浙江各營。均尚無恙等情。署撫臣許乃釗來信。所言大略相同。伏思唉夷包藏禍心。已非一日。屢經設法羈縻。此次忽有燒營之事。是否兵勇不遵紀律。抑該夷藉端作梗。已咨明署撫臣許乃釗。確查情形。徑行據實具奏。傳聞上海自初九日以後。逆匪屢次竄出。經我兵截擊。連獲勝仗。夷情亦尚安靜。現經密飭吳健彰妥為理諭。毋得再釀事端。

硃批。知道了。

江蘇巡撫許乃釗奏。圍攻滬匪。逐日正在督飭進剿。詎三月初六日。不知何處游匪。竊取㗲夷木植。因其地近川黔各營。疑係兵勇所為。隨即糾衆數百人。聲言欲焚北路營盤。勢甚洶洶。臣聞報之後。飛飭各營。嚴加防守。該夷見我兵靜守營盤。遂將觀音堂卡房一處燒燬。並逐向川勇營盤。開放四礮而去。初七日。吉爾杭阿忽接㗲酋阿利國照會。以迆北營盤。礙伊道路。立限移徙。語多不情。臣等接閱之下。不勝詫異。吉爾杭阿覆書。勸以熟商辦理。不可動兵。吳健彰亦遣人告以面談。㗲酋辭不接見。隨即帶領夷兵從北面來。逼近川黔營盤。我兵恐啟邊釁相戒勿先出戰。

並遣弁目迎勸於途。詎知言語不通。該夷仍復前進。登時
槍礮齊施。我兵亦開槍礮抵禦。正在相持。賊匪又從西門
竄出。因即分兵抵禦。奮勇追逐。而夷人乘東北大風。拋擲
火罐。向北營帳。倏時被燃。烈焰飛騰。將士逆風施放槍礮。
皆不得勁。加以煙焰迷目。不能仰視。遂紛紛避出營盤。其
追賊兵勇。去營里許。驟見北面火起。不知所為。及至回營。
帳房亦為飛火所燬。無可投奔。亦即四散。吉爾杭阿營盤。
駐紮新牐。相距不遠。當各營變生不測之際。該司密為布
置。督同候補知府薛煥等。嚴飭各將士於營壘排列槍礮。
靜鎮以待。一面飭派管帶潮勇之監生郭文志帶領潮勇。

前往救援。洎承璧、吳健彰督飭拖罟船勇。開礮逆擊。該夷
見我兵準備甚嚴。未敢前來窺伺。時已薄暮。亦即回巢。隨
於戌刻。照會吉爾杭阿。據稱西北各營。礙伊住房道路。不
肯遠徙。是以有此舉動。並非助賊等語。初八日。吳健彰往
晤夷酋。嚴折以理。該酋又復照會吉爾杭阿力辯。祇要官
兵移營。離夷住房二里。並無傷害之理。但懇曉諭衆軍士。
不與為難。吉爾杭阿亦以照會覆之。於詰責之中。仍寓羈
縻之意。以免更生他變。臣籌兵無術。不能先事預防。辜負
聖恩。負咎滋甚。應請
旨將臣交部從重治罪。以為督師不職者戒。

許乃釗又奏。再英夷桀驁不馴。由來已久。自五口通商而後。益復夜郎自大。粵東義民。積忿日深。屢次聚衆。欲與該夷為仇。該夷亦深憚之。自到上海。民情柔弱。一切不敢與較。該夷以此間甚樂。遠勝粵東。往往要結人心。其居心尤不可問。吳健彰熟習夷情。知之甚深。咪唎兩夷酋亦屢以為言。吳健彰遂陰結咪唎兩夷酋。以孤英夷之勢。年來相見禮節。及一切文移。均為明定章程。予以限制。即關稅亦不使過於偷漏包庇。上年八月。逆賊戕官起事。官兵初到時。英夷即以城北一面皆其屋宇。相約不得從此進兵。自北門以至小東門一帶。凡夷房所到之處。賊匪皆出入自

如也。而火藥火器米糧。以及應用各物。皆從此進。招納逆黨。亦從此入。賊以夷為與援。夷即以賊為利藪。蓋㗂夷之意。惟恐上海之早戢兵矣。又有習華書而粗知文義者。刊刻遐邇貫珍一書。雜識時事。語含刺譏。而於楊逆所作所為。反稱其頗有法度。尤為狂悖。又刻有新聞紙一種。極言華人難與說理。惟臨之以威。可以惟我所欲為。散布各國。諸夷酋從此生心。以至今日。其害尤烈。查上海通商。始自㗂夷。其貿易以㗂夷為最多。咪夷次之。咈夷以行教為主意。不在於牟利。其附於㗂咪咈三國名下者。約有五六國。其中良莠不一。而㗂夷最為叵測。馭之尤難。上年九月。大兵

到滬勦賊。相度形勢。因北門一路。可以內竄嘉定太倉及蘇松等處。虎嵩林劉存厚所帶川黔兵勇。即於此紮營。以為扼要。時有夷人進營。各營官弁。始尚以禮相接。後因來者日多。恐其藉此窺探軍情。不復接見。惟領事官到營。則司道等均照常接待。又水路濟匪。自拖罟船到。日有拏獲。該夷不無隱恨。往往藉端尋釁。吳健彰百計周旋。是以總未決裂。本年三月間。夷人路旁設有木廠。失去木植兩次。疑為兵勇竊取。忽於初六日酉刻。糾眾至觀音堂地方。將防卡兵勇營帳焚燬。初七日午刻。官兵將西北兩門賊匪擊退。喘息方定。咲夷忽於未正二刻。來一照會。與吉爾杭

所。欲將北營三座。移徙二里之外。限於申初回覆。申正動
手。否則起兵焚燬驅逐等語。吉爾杭阿照會。答以事宜商
辦。未可遽動干戈。詎覆書未至。而夷兵已來。將士恐開邊
釁。是以不便儘力攻擊。遂至營帳焚燬。聞是日夷兵被我
官兵擊斃九名。受傷二十四人。我兵傷亡人數亦略相當。
戌刻夷酋始以失去木植為辭。照會吉爾杭阿力辯並無
助賊之意。初八日。洋涇濱一帶。傳言楚營兵勇。意欲復仇。
燒燬夷房。該夷自知理絀。頗形畏懼。將家眷財物。遷徙下
船。吳健彰往晤咲酋。責以
大皇帝懷柔遠人。俯准通商。已逾十載。當此剿賊喫緊之時。既不

能幫同殺賊。何以又與官兵為難。已有助賊之事。焉能免黨賊之名。該首不能復辯。吉爾杭阿亦以此意寫書。反復嚴詰。並告以各營兵勇。衆怒難犯。僉稱殺賊猶後。復仇為先。該夷十分惶恐。又來照會。極言祇要大營移遠二里。無礙夷房道路。並無殺害兵勇之意。務求曉諭大衆。不與結仇。吉爾杭阿又以照會覆之。於詰責之中。仍寓羈縻之意。現因在滬夷人無多。燒營一事。各國夷首皆以為非。該首亦爽然自失。刻下雖為修好之辭。仍宜悉心防範。

硃批。所奏詳細情形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許乃釗。先後馳奏。圍攻上海賊匪。並夷人焚

燒營盤兵勇潰散各摺片。逆匪占踞上海。久未殲除。前據該督等奏稱洋涇濱一帶。追賊兵勇。被夷人阻撓。是其暗中袒護逆匪。已非一次。朕早料其從中阻我兵機。諭令該督等迅速攻勦。免致別生枝節。乃本月初七日。該夷果乘我兵追賊喫緊之際。竟用火器擲燒營盤。以致帳房被焚。兵勇退散。據稱吉爾杭阿等堅守營盤。大局尚能保全。該夷因吳健彰詰責。自知理絀。頗形畏懼等語。該夷詭譎性成。當此賊氛未靖。固不可激生事端。但一味遷就。致該夷窺我虛實。陰與上海賊匪句結為患。勦辦更難得手。著怡良。許乃釗。督飭吳健彰設法羈縻。妥為控制。仍當責以大義。杜其奸謀。一面趕緊設法攻勦。迅圖克復。儻再有

延誤。國法具在。豈能再從寬宥耶。

四月。壬申。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許乃釗奏。暎酋自三月初七日啟釁以後。洋涇濱夷館一帶。即於初八日。傳言被焚兵勇。將與該夷尋釁。而該處賃居夷房之各華商。亦皆紛紛有遷徙之狀。夷酋遣人問故。僉稱我等仰體

大皇帝懷柔遠人之意。是以來與爾等通商。今竟公然焚燬官兵營盤。我等義不與通賊之人為市。各國夷酋。亦交責其非。暎夷正領事阿利國。十分惶悚。稱係副領事威妥瑪。少不更事。致有此舉。阿酋自知理短。極意周旋。隨於初十日。邀請泊承陞。吳健彰。到彼面敘。下旗升礮。禮節甚恭。力辯並

不助賊十一日。賊匪出西門攻撲新牐大營。經官兵擊賊。竄至北門。夷首帶兵守禦。不准假道。該逆仍從西門竄歸。被我官兵擊殺甚多。夷首即日又來照會。以明此舉即是實無助賊之心。刻下華夷各商相安如常。又十一日。夷首目見官兵追賊。莫不奮勇爭先。亦知初七日並非畏葸。實緣不肯過於攻擊。免開邊釁之意。因此不敢更有異志。查夷人重商而輕官。凡欲舉事。必先謀之眾商。初七日之事。本非眾商所願。後見華商。嘖有煩言。遂皆歸怨咸酋。該酋亦極為斂抑。惟是夷情詭譎。惟有飭令吳健彰外與和洽。仍密飭帶兵官時加防範。

硃批覽奏均悉。

甲戌。直隸總督桂良奏。安肅汛千總薛玉堂等稟獲咈囒哂夷人孟鎮升一名。據委員新升磁州知州王簡稟覆。向孟鎮升詳細盤詰。據稱現赴安肅一帶傳習天主教。因送信人傳姓。行至固安所屬。被官兵拏獲。伊前來探信等語。臣查該夷人遠來中國。現在傳姓所送之信。係給何人。內為何事。並該夷人有無攜帶違悖器物。其安肅縣傳習天主教民人。惟安家莊為最著。曾否句結為匪。亟應一體查明。以憑覈辦。復經密飭王簡。協同在籍團練之候補訓導張錫綸。向孟鎮升。逐層根詰。據稱伊來中國已久。言語衣

服。皆與華人無異。其安家莊係屬同教。向有往來。現據傳姓所送之信。係給因安人鮑姓。信內但言傳教之事。查看隨身攜帶物件。均無違悖形迹。張錫綸又親赴安家莊教堂。密加訪查。亦無句結情事。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奏。覆訊咈囒哂夷人供詞一摺。直隸安肅縣一帶。向多傳習天主教。疊據該督奏稱。該處民人。尚無不法實蹟。是以諭令分別辦理。不可操之太蹙。惟既據孟鎮升供稱。來至中國已久。言語衣服。皆與華人無異。其傳習邪教。必非僅止安家莊一處。直隸首善之區。豈容此等邪教。搖惑人心。既經查出。斷難任其久踞。著桂良俟軍務稍平。即照向辦成案。將該夷

人孟鎮升解回廣東。毋許逗留。以靖幾輔。仍嚴飭該地方官會同在籍候補訓導張錫綸。隨時察訪。妥為彈壓。以期消患未萌。總之有犯必懲。毋得養癰貽患。固不可過於苛求。以致別生枝節。亦不得諉為不知。使傳習邪教者。肆行無忌。務須隨事隨時。妥籌辦理。

辛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昨據固畢爾那托爾文稱。伊國君飭令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如有要事。與理藩院互相投文。並差索瓦特尼克進京。送緊要公文。不久起程等語。查俄夷情性狡詐。此次該酋文稱所差究係何人何事。於何時起程。均未聲明。只以不久二字含

混咨行。隨行文令其明白咨覆。仍照道光年間不准之案斥駁。一俟該首覆文到時。再行酌覈另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奏。俄夷欲遣使赴理藩院呈遞公文。不日起程進京一摺。詳閱該首稟詞。雖係乾隆年間允其所請。究未特頒諭旨。立有明文。現在該首欲遣人來京赴院呈遞公文之處。已經德勒克多爾濟等咨查該首係派某項人。究係何事。所辦尚可。著德勒克多爾濟等。咨覆俄夷時。仍照道光三年成案斥駁。毋生枝節。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俄夷以歷年大黃。積存較多。皮張價值漸昂。不甚獲利。原定十年之約。改為五年。價值按照

時價折給等語。咨行前來。查西甯回民。每年以一千普大黃。與該夷通商有年。曾於道光十一年。改為每年五百普。又於二十五年。請截去一二百普大黃。皮張改給氆氇。當即行知固畢爾那托爾。不准頻請截改。今又欲改章程。誠恐有妨回民。是以咨報理藩院查明。如照該夷所請。於回民有無妨礙。該回民是否情願。一俟回文到時。應准應駁。

覈議另行具奏。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本國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間。將每年與布哈爾回民貿易。應解送本國大黃數目。裁減計算。換給回民皮

張氈子等物緣由。往返行文在案。貴大臣業已洞悉。彼時
貴國遵照定例。嗣後十年之內。改定新條。每年大黃數目比
從前減去五十包。僅換給回民皮張貨物。辦理在案。按十
年之間。買賣與官絲毫無益。由於皮張一項。價值增昂。如
今大黃一包。折價六十噜布里之數。並非條約內載折價
十六噜布里之數。且一年大黃。未能用完。以致積存莫售。
況且售賣大黃。不能數付給
貴國商人皮張之價。似此無益之舉。本國上司。業經查知。此
時並非不能與回民斷絕貿易。惟遵守兩國多年和好。嗣
後仍可照常對換大黃。惟請將條約稍為酌改。第一條對

換大黃。不得過五年。第二條。每年大黃只准對換五十包。第三條。對換大黃。不得專用皮張。著將倭緞等物一切對換。第四條。與回民對換大黃貨物。應按市價。不得過三十噶布里之數。本國上司。將酌換條約。飭交本處由本職遵守友誼。知照貴大臣裁辦。再上年回民領去大黃照票外尚餘一百八十三包。此項仍照舊例。給予皮張。嗣後如再有領去。即照新章合價付給。該商等遇便解送本處大黃令其自行辦理。至每年二百五十包之數。本國兩次領取亦應令其自行辦理。將來如何辦理之處。懇祈貴大臣咨覆。為此咨行。

己丑。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許乃釗奏。查各夷首之中。㖼首最為狡詐。三月初七日以後。不獨華商歸咎㖼夷。即各夷首夷商。亦皆以㖼首辦事鹵莽為嫌。該首悚懼。始極意修好。刻下於洋涇濱一帶。凡夷居通衢要道。皆添設木柵。守以夷兵。不令賊匪任意出入。又於小東門外。立大馬頭地方。樹柵添兵。凡頭裹紅巾者。至此皆須揭去。不許持械。徑至洋涇橋畔。又將㖼咪咈三國夷首會銜禁止濟賊告示鈔錄照會吉爾杭阿及吳健彰。以明其無通賊之意。又據夷首面向吳健彰稱。三月二十五日以後出示。凡在城中。為賊所用之夷匪。皆不准回洋涇濱居住。亦不准再

有入城助逆者。大約下等夷奸。暗地潛通。在所不免。而明目張膽之接濟。不至如前肆行矣。現在夷首所辦事宜。皆係遵照吉爾杭阿吳健彰指斥之詞。誠如

聖諭。仍當責以大義。杜其奸謀也。至三月初六日。與夷人爭取木植之游匪黃老四綽號骨種羊者。臣已訪聞逃至蘇州。密遣安弁拏獲正法。此時夷情恭順。游匪斂迹。大局甚為平靜。又據吳健彰稟稱。據各夷商密告。訪得俄囉斯旁有嚧嗘一國。突出海中。為暎咭唎咪唎嘡咈囒哂三國出入便道。由此登陸數程。再行乘船。可省航海萬餘里之遥。俄夷恐三國之得地利也。欲滅嚧嗘。以扼三國之吭。三國陰助

之。俄夷大敗而還。復以三十萬衆攻𠰉嗹。三國畏懼。兵連不解。已閱兩年矣。茲聞俄夷兵船數隻。已至日本。即欲來滬。盡取三國貨物。各夷大恐。欲將崇明口外貨船。停泊黃浦江內。吳健彰。以更改舊章。不允所請。並聞三國欲與俄夷接仗。吳健彰諭以如欲交爭。必須駛出海口。不得驚擾內江。各夷商皆已應允。臣等伏查上年十月中旬。即有俄酋窩士鐸船。船主廉士機哥士國駛來船隻。本年正月十三日又至。彼時即有與日本國通商之語。今事逾三月。兵船又由日本回來。是否專與三國為難。抑或另有要求。均難豫定。又詢據吳健彰稱。此係外夷交爭。雖地近內洋。可

與海運無礙且係夷商之詞並未見諸實事俟續探明確

再行奏

聞

硃批覽奏均悉速行探明具奏斷不可為其搖惑事事張皇

江蘇巡撫許乃釗奏據吳健彰稟稱四月初五日探有咪唎㗆大輪兵船來滬旋接該國領事馬輝函稱係該國公使麥蓮到此有事面談因軍營不便擅來奉拜可否貴道前來一晤等語該領事亦函致吉爾杭阿大略相同初七日該司道等會同前往據麥酋面稱各國仰蒙

大皇帝天恩得在中國海口通商俾有利益實深感戴現在賊匪

逃據滬城以致中華稅務有礙各國貿易有損實堪忿恨

各國官商未能幫同勦賊更深慚愧甚至物議沸騰而咪

國貴無助賊之心刻下本公使親自來滬欲往鎮江等處

察看賊匪情形如果有可為之處可以商量並欲整頓商

務使中華稅務有盈無絀方為安心本公使必須與貴省

總督面晤以表其心且有許多要事有益中華者亦須面

商從前公使馬沙利人極誠實本國王原欲令其求見

大皇帝奏事嗣因未蒙

俞允是以未能舉辦現在本公使來此體察情形定於本月二十

日以內前往鎮江貴省總督定於何日何地接晤祈即代

為請示。總之所欲言者。皆有益於中國。斷無干求之意。儻不能會晤。只好專人前赴天津投遞奏章。以發悃忱。希即稟明示復。並祈知照鎮江水營。切勿開礮誤擊等語。吳健彰以從前暎咈兩夷。前往鎮江。皆不告而行。今覩咪酋尤知請示督臣。辭意亦極恭順。又查逆匪滋擾以後。各國商務。確係虧折。該酋必欲求見督臣。或者實欲整頓商務。亦未可定。至其入江之意已決。雖經勸止。未必遵行。一面已據情具稟督臣。聽候批示遵辦等因。臣伏查在滬通商各國。惟暎酋正副領事阿利國咸妥瑪最為狡詐。上年咪國公使馬沙利曾與吳健彰密言其居心叵測。今麥酋所云。

物議沸騰。即暗指咲酋三月初七之事而言。查咪國夷婦雖亦有暗中接濟賊匪者。不過貪圖小利。尚無多人。其夷酋並不知情。今已禁止。至夷人惟利是圖。所稱有益中華之說。未可盡信。第察其辭意。似與咲酋不同。前據吳健彰密稟前來。臣又詢之吉爾杭阿。是日所見情形略同。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許乃釗奏籌辦上海攻勦各情形。覽奏均悉。現在地方不靖。咪唎堅兵船到滬。亦不過欲圖窺我虛實。逞其詭譎。惟當不動聲色。絕其覬覦之漸。怡良既與該夷接晤。務當明白開導。諭以大義。令其前赴廣東。聽候查辦。一面知會葉名琛。一面查探夷酋所議各情。迅速具奏。

閩浙總督王懿德奏竊臣據福建藩司慶端具詳據福州府海防同知呈繳琉球國夷官錄送該國王世子移司咨文內開查𠸄夷啲𠽌唅攜帶眷屬久羈敝國肆行無忌因此二年特遣王舅馬克承等齎咨來閩求為請

諭經蒙督撫據情具奏併咨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查照辦理但該𠸄國尚未撥船接回現今驗

據益甚統祈轉詳督撫仍咨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勸令及早撤回等因查此案雖經𠸄酋哎嗡

查覆琉球國已與該國本有文移並未允令撤回但該酋

係辦理該國公使事務與各口領事不同如不勸令開導

則此外更無可諭之人且上年復有亞美理駕兵船絡繹到該國索取日用物件提兵進宮肆行無忌旣准該國王世子再三籲請求為勸導自應俯如所請准予咨辦以示懷柔

諭軍機大臣等許乃釗奏陳上海夷情等語據吳健彰等所禀有咪唎堅夷酋因逆匪擾踞滬城海口商務虧損該酋欲往鎮江等處察看賊情並欲整頓商務如督撫不准會晤便繕具奏章齎往天津投遞等語夷情叵測當此賊氛不靖難保不萌覬伺之心已諭令怡良明白開導並援照成案令赴廣東聽候欽差大臣查辦葉名琛於該夷到粵後務當曉以大義於撫慰外夷

之此。仍當堅持定約。萬不可聽其別有干求。致生枝節。又據王懿德奏接琉球國王世子來咨。以英夷久羈該國。並句引咪唎堅兵船到國。索取物件。並起廠收煤。强留該國夷衆及中國人與哈嚧吟同居。多方騷擾等事。英夷羈留該國有年。迭經葉名琛飭諭在粵夷酋咨辦。現尚在彼逗留。又有咪唎堅夷人句引漢奸。藉端滋擾。若不諭令撤回。非所以示懷柔。著葉名琛即向該夷領事。剴切曉諭。俾令將現在琉球滋事之船。全行回國。勿致別生事端。

丙申。兩江總督怡良奏。四月十二日。據蘇松太道吳健彰稟稱。初五日。有亞美理駕國公使麥蓮坐火輪兵船。來至

上海。邀該道及吉爾杭阿往見。據稱各國蒙
大皇帝天恩。得在中華海口通商。俾有利益。實深感戴。現在賊匪
踞擾滬城。有礙貿易稅務。該酋欲往鎮江等處察看如何
為力。可以商量。並欲整頓商務。使中華稅務。有盈無絀。必
須與總督面見。以表其心。儻不能會。祇好前赴天津呈遞
奏章。以發悃忱等情。等以鎮江現在用兵。本非外夷通商
口岸。各國兵船。不應前往。檢查條約。亦無准外國公使徑
赴天津遞摺之條。至各國通商事務。向歸廣東
欽差大臣管理。上年馬沙利赴粵。因
欽差大臣督師出省。據稱守候數月。不獲晤面。是以從權代見奏

奉

諭旨。飭令回粵聽候

欽差大臣查辦。本年廣東

欽差大臣並未公出。如有公事。自應赴粵面陳。批飭吳健彰明白

開導去後。隨於十六日。據吳健彰送到該酋照會副稿一

件。內稱。該酋祇領國書。齎呈

大皇帝。謹按條約。應將國書送貴督代進。所以必託貴督者。因初

抵粵東。照會督憲。以公忙支吾。今定於四月二十一左右。

親到焦山地方。齎公文投遞。望貴大人早臨。俾得會晤。以

顯尊敬

大皇帝與合眾國之事。並將通來兩國為難諸情。詳細互酌等語。

並據吳健彰稟報該酋欲赴鎮江及求見之意甚切。現已坐船先赴寧波。後赴鎮江。再回上海等由。茲查該酋雖齎有國書。而條約內並無與兩江總督議事之說。上年馬沙利呈遞國書。曾將副稿呈出。現在有無副稿。未據聲明。批飭吳健彰探查。俟該酋由寧郡回帆。若由上海經過。即令在滬守候。毋庸前赴鎮江。一面由該道稟報。以便發給回文。

硃批。知道了。

怡良又奏。再上年馬沙利呈遞國書業內。欽奉

諭旨。飭令迅速同粵。往見

欽差大臣。此次自應遵照辦理。惟參酋以葉名琛公忙支吾為詞。

等若絕之已甚。轉使該酋得以藉口。設或徑赴天津。現當

直隸用兵。且值海運沙船陸續赴津之際。未免諸多窒礙。

等此次批駁之後。該酋如肯折向廣東。應毋庸議。儻再四

求見。仍不准行。彼將謂

等悍於一聽。殊覺非體。惟有欽遵

上年所奉

硃批。亦以大加相機辦理。若接見後。於商稅事宜。輕議更張。或別

有要求之處。

等惟有仗義執言。仍令赴粵聽候葉名琛查

辦。以免另生枝節。

硃批○所奏是○隨時妥爲辦理○固不必激其另生枝節○尤不准遷就了事○萬不能示之以柔○露有羈縻之形○適足啟該夷之要求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

咸豐四年。甲寅。五月。庚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據俄酋文稱。該國君飭令吉那拉勒木哩斐岳幅。如遇要事。准其行文理藩院。現有緊要公文。派員進京。不久起程等語。咨行前來。查兩國行文。有由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者。有由該酋咨行叅者。叅照舊斥駁。嗣據該酋復稱吉那拉勒因事關緊要。派人進京。所需馬匹。自行雇備。定於四月十八日。由恰起程等語。當經咨覆該酋。令將公文照舊送至恰克圖。不可率行前來在案。茲據文稱。派赴京師之員。現在邊界守候。文內緣由。有需面稟之處。若

准其進京。所帶官兵需用一切。照數給價等語。可否照依所請。准其進京。抑或由部仍行斥駁之處。伏乞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奏俄酋呈請遣人赴理藩院遞送緊要公文。起程進京一摺。凡遇邊疆一切事件。應照舊章程辦理。不可絲毫更改。前次俄夷呈請遣人赴部。解送公文。起程來京。已降旨著該大臣遵照舊例斥駁。茲俄夷復堅請由驛行走。即應明白曉諭。咨覆駁斥。該大臣所司何事。似此案件。應以正理拒絕。即必須具奏之件。亦應將所為何事。所存何心。先行查明。酌量辦理。再行具奏。德勒克多爾濟在庫倫年久。何不曉事

如此。嗣後不可稍形遷就。致啟釁端。

戊申。江西學政吳若準奏。臣出京後。到蘇州府時。適前數日兵勇三千名。自上海逃回。居民未免驚惶。幸旋即押令回轉。此次啟釁緣由。實因我處兵勇。戲侮夷婦。並有搶奪米船等事。激憤夷人。致燒營盤八座。巡撫坐船先退。北營兵勇。因而逃潰。城內賊匪。意欲乘間突出。經南營浙省兵勇。邀擊獲勝。仍退入城。聞現在夷人。尚可相安無事。

己酉。

諭軍機大臣等。朕聞上海啟釁。實由我處兵勇戲侮夷婦。並有搶奪米船等事。致夷人激憤生變。該撫坐船先退。至令兵勇潰散。

許乃釗前奏。是否有心掩飾。著向榮確查密奏。不准稍有瞻徇
迴護。自干咎戾。
丙寅。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廣東巡撫柏貴奏。查俄囉斯前於道
光二十八年。三十年。有李頓北船。兩次駛至上海。欲求通
商。前經兩江督臣李星沅陸建瀛先後具奏。飭令回國各
在案。咸豐三年五月間。該國復由蒲天廷駕船。來至粵省。
照會欲求通商。臣當即恪遵前次
諭旨。查照江南成案。飭令回國。在粵未及十日。即已起碇駛回。尚
無另有要挾情事。茲因俄囉斯夷使疊次赴庫倫辦事大

臣衙門呈遞文件欲求在上海地方貿易究竟是何意見

臣於欽奉

諭旨後密遣與各國夷商素相交涉密切者備細探詢暎咭唎與俄囉斯本屬世讎現在搆釁稱兵則皆因土耳其國之隙道光初年土耳其侵俄囉斯大失其利俄囉斯以大兵圍其都城暎咭唎咈囒哂為之講和俄兵乃罷上年冬間暎咈兩國復調兵前往土耳其相與護持卒為俄羅斯所敗近日以來傳聞俄兵將欲來至香港與暎夷再決勝負現在暎夷驚懼非常加意警備臣竊查釁觸相爭在夷幾於無時不有惟從未聞內地交鋒之事總由暎夷驕橫已久

睥睨諸國。此次俄夷。未嘗非欲故在中華。挫其強暴之氣。且無論外患須防。尤恐內匪復起。臣密致水師提臣洪名香。嚴防虎門一帶。各礮臺弁兵。晝夜防維。一面遣人前往各洋面。隨時偵探。以戒不虞。至於俄羅斯素稱恭順。在恰克圖通商有年。該夷既欲與暎夷尋釁。現又懇求在上海通商。誠如

訓諭。若勉強允准。深恐別滋事端。此事甚有關緊。臣復訪聞數年以來。俄夷屢至上海。一至廣東。皆以通商為詞。及至飭令回國。何以遽肯揚帆而返。其來意原為察暎夷之虛實。以便設謀定計。嗣後如俄羅斯再遣夷使照會到粵。臣自當

熟籌審處。密速奏

聞。

葉名琛又奏。咪酋馬沙利。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已回國。接辦之麥蓮。於本年三月十七日抵粵。執意唤酋接辦之咆哈。亦於本年三月十六日來粵。文翰即於三月十八日回國。該兩國公使同時更易。其中必各有因。初來頗覺秘密。迨至再四查詢。始知皆由於道光二十二年。前在江南定約時。有十二年後。再行重訂等語。本年閏七月初六日。即已屆期。該國王等分遣各酋來粵。即專注意於此。伏查當年。江南既定約以後。何又復以十二年為期。明係

預留地步○使之得以饒舌○臣惟有相機開導○設法羈縻○

硃批○覽奏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柏貴奏○俄羅斯夷兵○欲與咦夷尋釁○難保不另蓄奸謀○該夷蠻觸相爭○與中國原不相涉○該督等○但當密飭各海口礮臺將弁○嚴行防守○毋稍疏懈○其咪酉麥嗹咦酉咆呤同時更易○據該督探知係因前在江南定約時○有十二年後再行重訂之語○是該夷意在要求○尤當不動聲色○加之防範○屆時惟有隨機應變○以絕其詭詐之謀○葉名琛在粵有年○熟悉情形○諒必駕馭得宜○無俟諄諄誥誡也○

丁卯○吉林將軍景淳奏○本年五月○黑龍江咨會○俄羅斯來

船赴東海據為設備等因。隨咨黑龍江將軍。將夷船何往。人若干。查明速覆。現據咨開。據署黑龍江副都統協領胡遜布報稱。各登夷船。問其來意。係赴東海。因本處東面各島。被哄咭唎占踞。欲由黑龍。松花。二江前往。已咨理藩院查照。只求放行等因。胡遜布。以理藩院並無明文。向其攔阻。伊等聲稱。俟本國總管大人到時再議。隨即出署而去。續於午刻。有銅煙筒大船一隻。在城北攏岸下錨。傍立小船多隻。胡遜布帶同佐領西里布上船。見有夷官木哩斐岳幅。據稱。因本屬東面各島。被哄咭唎侵占。伊奉命由黑龍松花江內。抄近前往。不敢擾害地方。今不放行。殊非取

和之道等語。胡遜布以該夷並未先行通信。伊言卡所無人阻擋。並問其後面尚有人來否。據稱此次只一千名。無續來之人。當派員赴彼岸查勘。旋據稱共船八十三隻。約二千餘人。軍械少而口糧多。木排四段。馬百餘匹。牛八十餘條。外有二船。裝載婦女。自入境以來。並無擾害。查東省兵丁軍器。一概不足。未便遽起爭端。正向好言道達。小船扯篷前進。胡遜布欲待始終阻攔。恐傷和睦。當派妥員尾隨偵探。合將該夷知照理藩院原稟底一紙。並伊洛領爾口城封筒一角。一併飛報查覈。暨咨行墨爾根佈特哈等處。一體知照。俄夷無論作何舉動。其情其勢。不無可疑。

三姓地當扼要。尤應豫為之備。再查吉林向未設有戰船。亦無水師。僅止水手營運糧船大小五十隻。現飭刻即修整。水手擬由打牲烏拉總管挑選熟諳水性之人。聽候調撥。又三姓距省一千三百餘里。黑河卡倫又距三姓千餘里。只松花江可通上游。擬令三姓附近之阿勒楚喀伯都訥。一體沿江訪探。

硃批。另有旨。胡遜布接收咨文。殊屬不曉事體。汝處雖係據咨豫備。先行奏聞。亦不必繕具文稾。

諭軍機大臣等。景湻奏俄羅斯船隻經過黑龍江境。現在飭屬防範情形一摺。此次俄羅斯乘船擁眾。由黑龍江東駛。其所稱與

唊夷爭島之語。未可盡信。該將軍惟當密為防範。豈可先事張
皇。署黑龍江副都統協領胡遜布竟將該國咨文接收飛報。殊
屬不曉事體。該將軍據咨奏聞。輒將該國咨文錄呈。亦可不必。
現在該國船隻。究往何處。是否已近三姓邊界。該將軍既知照
該副都統並阿勒楚喀伯都訥一體嚴防。即著嚴為布置。不可
稍動聲色。致啟該國之疑。其船隻來蹤去跡。祇宜勤加偵探。不
可率與該國交接。尤不可輕給照會文移。轉生枝節。仍將密探
情形。隨時奏報。如果該國船隻經過地方。實無擾害要求情事。
亦不值與之為難也。

六月。己巳。

盛京將軍英隆黑龍江將軍奕格奏。俄夷船隻。由黑龍江下
駛。入我邊界。本年五月十三日。據署黑龍江副都統協領
胡遜布報稱。五月初十日晚間。在黑龍江見有俄夷船四
五十隻。載有牛馬等畜。十五日。距黑龍江城八十餘里。復
見許多俄夷船隻停泊。西丹來祿等。見有夷船多隻。有俄
夷六名下船。呈遞滿洲夷字。係固畢爾那托爾帶領官兵。
乘船前往東洋等語。詳閱該夷文稱。曾經知照理藩院。何
以不候回文。即來許多船隻。當派委員。曉以應俟我國奏
准
大皇帝。奉有

諭旨。始應前來。一面揀派官兵。暗帶器械。留心防守。並行文庫倫辦事大臣。查明曾否知照理藩院。即行咨覆。並行知吉林將軍。夷船如到三姓。須嚴加防範。新任將軍奕格。於本月十六日到任。據胡遜布報稱。俄夷帶有通曉滿漢話之人。前赴副都統衙門報稱。伊國東面各島。被暎夷擾害。奉伊國君命。假道松花江。曾行知理藩院。求為令其經過等語。胡遜布未許。該夷留下咨行理藩院文底而去。旋據屬員報稱。有許多船隻。約距黑龍江城八里之遙。傍岸停泊。內有火輪大船一隻。駛近城垣。胡遜布帶領佐領錫林布。親見該國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詢其情由。因伊國東邊

各島地方。被唤咭唎擾害。派伊帶兵前去胡遜布問其來人若干。答以有一千人。嗣查俄夷船八十三隻。船上有二千餘人。胡遜布堅執不許經過。該夷並不聽候扯篷順江下流而去。當將該夷留下咨行理藩院文底一件。咨行額爾口城文書一件。一併呈報前來。伏思俄夷船隻既入我境。雖言恭順。順江下駛。夷情狡猾。殊難憑信。當即飛咨吉林將軍景淳。三姓副都統圖欽。如夷船經過時。須嚴加防範。並飭各城於毗連俄夷境界之路口。嚴加防守。謹將該夷送來夷字呈

覽。

諭軍機大臣等。英隆等奏。俄夷船隻。自黑龍江入境。由江下駛一摺。俄夷船隻。業由黑龍江下駛。該處駐卡官員。並未阻止。追趕無及。該夷呈稱。因與暎夷相爭。故從大島行走等語。雖該夷等互相爭擾。與我無干。究恐其中有詐。坐卡官員。必應隨時嚴防稽查。儻俄夷等有擾害邊界之事。該將軍等惟當示以大義。勿得輕舉。仍飭坐卡官員。妥為防守。不可肇釁。致生事端。

又

諭。昨據英隆等奏。俄夷船隻。自黑龍江下游入界。由江下駛一摺。從前俄夷。屢次差人到院。雖稱有緊要事件。欲進京城。並未將實情聲敘。現於黑龍江等處接壤之處。見有夷船多隻。遂將其

船逐一查驗。雖據俄夷呈稱。係與暎咭唎互相爭據。誠恐其中另有別情。著德勒克多爾濟等。乘便將俄夷招致。當面詢以現有船隻多少。前赴東洋海面。究因何事。從何處行走。何以如此紛忙。詢明時。該大臣再行詳細具奏。

庚辰。江蘇巡撫許乃釗奏。上海賊勢。正在銀錢日缺黨羽日離。辦理方有把握之時。本月望間。有暎國公使咆哈提督賜德齡帶領大小兵船五隻。來至上海。聲稱將赴日本暹羅驅逐俄夷。隨有照會。欲請臣與吉爾杭阿相見。云有緊急面商之事。臣時正在感受風寒。據實辭之。吳健彰又因偕咪國公使麥蓮同赴崑山。謁見督臣吉爾杭阿即於

二十六日往晤。據該酋口稱。上海賊久未平。以致㑋國貿易滯銷。茲願將賊黨驅逐。無論送往何處。不必過問。即將城池交還貴國等語。吉爾杭阿答以驅賊而交還城池。是貴國好意。惟我官之潘小鏡子謝安邦二犯。不便令其遠颺。且貴國將該逆另送一處。萬一再擾亂一處。轉非貴國要好本意。必須實有去向。方無後患。該酋云。果欲若是為難。我當坐火輪船赴天津奏聞

大皇帝處置。吉爾杭阿答以我等所辦。都是正理。

大皇帝中外一家。辦事總是循理。我等於理不悖。雖奏無礙也。該酋尚復強辯。尋又告以此事尚須稟商撫臺。旋即回營。約

於次日午初再見。是日申刻。賊匪出西北兩門。約各千人。
潮勇追賊至破木橋。而夷人先迎面開槍。潮勇因二十日
追賊至此。曾被夷人槍傷四名。茲夷兵又復開槍。潮勇因
即還開數槍而散。夷兵並未受傷。二十七日。臣又照會噗
酋。所言辦賊之事。辭意與吉爾杭阿面議之語相同。仍由
吉爾杭阿帶往。該酋忽然聲色俱變。云必欲得昨日還槍
之潮勇五人。送往處斬。否則惟貴司是問。且於明日黎明
傳集水師兵。毀燒營盤。直犯蘇州等語。吉爾杭阿答以殺
我不懼。殺我兵勇。不能從命。且開槍應論先後。我處兵勇
接連兩次。均有為貴國打傷者。何以處之。該酋各操方言。

斟酌許久。遂有通事婉辭云。但得貴司照會數語。使我提督得以轉臉足矣。不必定要人也。又云。散遣各賊。送還城池。是我國好意。撫臺定要兩犯。豈非使我為難。吉爾杭阿即以非此不合情理覆之。回營後約一時許。暎國繙譯官李泰國亦至。即於懷中出照會稟一紙。係該夷為吉爾杭阿代起。囑為照錄送與暎國提督者。查閱照會草稿。其大意欲以先開火槍由坐我兵。而文理支離。殊難通曉。吉爾杭阿欲加改竄。該繙譯官堅言不可。吉爾杭阿問欲得此照會。是何命意。據云提督得此。可以傳回本國。否則實難轉臉。必致又動干戈。有傷和好等語。查上年十二月間。暎

夷領事阿利國會同咪唎兩國領事有全將滬匪開脫之情。臣以脅從罔治。方為正辦。若戕官與首逆各犯。不能獻出。未便將就了事。咲夷以所議不行。由是益陰為賊助。該逆遂得苟延至今。查咲酋二十六日。與吉爾杭阿見面時。並無嫌隙。次日忽欲藉潮勇還槍為名。別尋釁端。犬羊之性。頃刻立變。萬一再有三月初七日之事。賊匪乘機而出。於大局更不可問。不得不將照會繕發。以弭目前之患。至開脫大小賊目一事。原係復理前說。而此番之必欲速成者。緣該國現與俄夷構難。此間商力不能接濟兵費。是以急欲驅逐逆黨。為該國商賈流通起見。而城中賊首。又

皆向日販賣煙土。與該夷多舊相識。是以必欲包庇。且可
利其所有。吉爾杭阿連日與之辯論。迄未定議。總之必須
官兵復城。不藉外夷之力。而首逆與戕官之犯。不至漏網。
斯為得體。惟聞英夷兵船。急欲出海。回救香港。勢難久待。
萬一該酋竟不受商。即將諸賊一齊縱脫。臣等所要之犯。
亦不肯交出。勢不能不權衡輕重。相機酌辦。以全大局。
許乃釗又奏。據鎮江水師帶兵官浙江黃巖鎮左營遊擊
葉長清。江南蘇松鎮右營都司華封等稟稱。五月二十三
日酉刻。瞭見焦山以下江面。有二桅火輪夷船二隻。由南
上駛。直向金山江面而去。至夜。復見從金山迤東江面轉

駛至甘露寺山下寄碇。該遊擊等當於二十四日黎明前詣該船查詢。知係暎咭唎國夷船。會晤夷酋麥華陀。據稱從上海而來。欲至江甯看看情形。過數日再行返棹。並無別情等語。該遊擊等再三勸阻。堅執不從。除嚴飭實力防範外。理合附片具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許乃釗奏籌辦滬匪情形並暎夷要求照會等語。許乃釗督師上海。日久無功。處處為暎夷所挾制。此次率與照會。不啻授人以柄。尤屬不知大體。殊堪痛恨。已明降諭旨。將許乃釗革任。授吉爾杭阿為江蘇巡撫矣。上海匪徒戕官

踞城。瞬逾十月。調集官兵不少。早應迅籌攻復。以免金陵大營分兵掣肘。許乃釗初則誤聽撫議。墮賊奸計。繼則屢為夷兵所阻。不能奏功。此次唤夷至滬求見。復不能折之以理。致令得肆要挾。且據奏稱必須官兵復城。不藉外夷之力。何以遽行給發照會。僅令將戕官兩犯交出。其該夷欲將賊匪帶往他處。並無一言阻止。但令預為說明地方。種種悖謬。殊出意料之外。各夷立約通商。本有一定處所。地方公事。尚且不准干預。況用兵勦賊。豈得令其與聞。其並非通商之海口。向來不准夷船駛入。許乃釗片奏。英夷船隻。於五月二十三日。駛入焦山江面。探聽欲至金陵。而前次琦善奏報。併稱接到許乃釗咨會。有咪唎㗎夷

船入江。斷勿開礮轟擊之語。是許乃釗信夷已深。無怪該夷恣
意尋釁。以前上海夷務。皆吳健彰經理。此時該員復以偕咪國
麥酋赴崑山謁見督臣。置身事外。難保非該員預知夷情。有心
趨避。即難保非吳健彰之不善駕馭。以受制於該夷者即以之
恐嚇許乃釗。故歷次奏報。唯以吳健彰之言為憑也。吉爾杭阿
由監司擢任巡撫。未及一年。受朕特恩。膺茲重寄。宜如何感激
圖報。著即督率各路兵勇。迅速籌攻。務將滬城剋期收復。所有
首要各逆犯。必須悉數殲擒。萬不准任該夷藏匿。致將來復擾
他處。其劉林兩逆。有無內關。林阿幅是否航海遁去。許乃釗所
恃閩廣鄉人。解散城中黨與。果否可信。其願為內應導引官兵

入城一層。該撫務當慎重斟酌。不可再蹈許乃釗招撫故轍。至

咦夷現在作何計較。該撫當相機妥辦。萬不可輕授以柄。轉令

有所藉口。如果吳健彰辦理不善。即行據實奏聞。茲已諭令葉

名琛妥諭香港夷酋。曉以利害。令將咆哈等速為彈壓。仍著該

撫察看動靜。隨時具奏。儻不能迅復孤城。或致該夷別生枝節。

朕惟吉爾杭阿是問。

又

諭前據怡良等奏咪夷船隻。欲赴鎮江面見總督。嗣據琦善奏該

夷船由鎮江徑泊浦口。且停駐瓜洲。與逆匪往來句結。而咦夷

在上海。事事阻撓。狡譎尤甚。當我兵追賊之時。輒敢用槍將潮

勇擊傷。轉向大營索取還槍之人。又稱欲將上海逆匪送往他處。如果不允。即駛赴天津等語。許乃釗以該夷將賊匪帶往何處。恐又往他省滋擾。並告以戕官之匪兩人。必得交出。該夷不允。及遣人代擬照會。其中言語。似我兵先行開槍。自認不是者。並云如不照寫。明日即攻打營盤等語。甚為桀驁。該撫慮其尋釁生事。竟照樣寫給照會。是不啻授人以柄。許乃釗畏葸無能。業經革任。而上海事尚未了。辦理不善。殊堪痛恨。至中國海口。除通商五口外。向不准夷船駛入。乃近日夷船肆行無忌。或往鎮江。或往金陵。與逆匪相見。顯違成約。該夷既與中國和好通商。何故與逆匪往來。殊非合好之意。況當江中征戰之際。設或

槍礮誤傷。我兵不能任咎。著葉名琛。向夷酋咆吟。暘德齡嚴詞正論。曉以利害。必能杜其奸萌。咆吟甫於三月十六日來粵。即於五月二十六日。帶兵船至上海。又別遣夷酋麥華陀。於五月二十三日。帶火輪船赴鎮江。如果實與俄囉斯搆難。何能從容往來內地。其為包藏禍心。已可概見。葉名琛專司辦理夷務。著即責以成約。令其轉飭上海夷人。不得任意遊駛。並諭以江岸海口。現在皆有重兵。若不遵約束。經我兵勇擊殺。該夷自詒之戚。於我無尤。使該夷知我不以起　為怯。方不致日肆鴟張。該督諒必能悉心籌畫。消患於未萌也。咪咈各夷。亦著一體剴切曉諭。至俄夷近日作何舉動。粵省有無確耗。並著隨時具奏。

甲申。吉林將軍景淳奏。前因俄羅斯經過黑龍江。即咨行三姓副都統。並飭查界協領富呢揚阿勤加偵探。該委員因抵奔阿英圖色克地方。勘訊俄羅斯蹤跡。夷船已於數日前駛出黑河口。大船二隻。小船五十餘隻。每隻帶賊艭一隻。木筏六七座。曾有和哲人。彼時在江叉魚。俄夷將伊等招呼上船。因往東海不悉路徑。令伊指引。伊等告以不能認識。俄夷將其絆留數日。給與細布釋回。見俄夷攜帶槍礮子女。此次俄船經過三姓。並未留擾。前往東洋。仍令三姓副都統派員在卡倫防守。

硃批。知道了。

光祿寺少卿程恭壽奏。臣聞許乃釗之不能滅賊。為牽制於暎夷。而暎夷之敢於肆虐。上海道吳健彰實階之厲。緣賊首劉麗川。為該員同鄉。向為該道管理帳目。所有匪黨。皆該道之練勇。初起事時。該道實在城內首先得信。即攜眷屬寄居夷船。道庫徵存稅銀。并捐項。不下三四十萬。悉以道賊。此吳健彰養賊之始。許乃釗誤信其可以羈縻夷人。以該道奔避夷船。代為飾奏。遂始終為該道挾制。此吳健彰通夷之據。該道在粵。為洋行商夥。與夷素習。及在上海。大吏以其能作夷語。故倚任之。然夷人之於該道。狎而玩之。非敬而畏之也。劉賊之於夷狎。與該道同。該道初猶

捐貲僱拖罾船打仗以冀掩其失守城池之罪詞該船等
坐索銀兩而不打仗將船撤退一半而以一半十五隻船
守吳淞口船勇登岸姦淫擄掠吳健彰不能禁止船值月
費數萬金該道名為捐貲仍取償於關稅稅銀多寡任伊
詳報許乃釗茫然無知亦復不敢查考稍不如該道之意
必致句通夷人與之為難主撫之議即起於該道而該夷
之不准官兵接仗忽稱欲上天津忽稱欲見督撫皆該道
為之謀主夷人之玩弄該道不但以其平素相狎且甚鄙
其在任所為本年春間有廣東貨船到滬係該道舊識免
其納稅約銀四萬餘兩各夷商譁然謂相識即可免稅不

相識即須納稅。議將一概不復交納。逐日所徵稅數。該道詳報若干。隱匿若干。許乃釗不知。而夷商悉知之。該道貲財。悉由海道運回廣東。無從掩夷耳目。故該道適夷而適為夷所侮。該道又與人在上海夥開一旗昌行。城內賊匪糧食藥彈。即由此行接濟。近日賊匪出城。往往至船上與該道會晤。議論半日。仍行入城。是該道養賊而并為賊所愚。若不將該道嚴行懲辦。無以寒夷膽而破賊謀。議者方緦緦以該道為可以馭夷。不知從前黃恩彤之在粵。均謂夷務非此人不辦。及該員革職回籍。夷人始不敢堅執入城之請。去其所恃也。今吳健彰之罪。甚於黃恩彤者。擢髮

難數。臣愚以為但令罷斥。彼方得潛身夷船。為禍更烈。然

如吉爾杭阿。現辦上海軍務。一經飭查。則該道可以句結

夷人。別生枝節。怡良近在崑山。該道方與咪夷前往謁見。

亦恐辦理窒礙。可否

特飭公正無私。不避嫌怨之大臣。或鄰省督撫。嚴查確實。密速提

究。俾通夷養賊之巨奸。無所逃罪。以伸

國法。實為幸甚。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蘇松太道吳健彰。通夷養賊一摺。據稱賊

首劉麗川。曾為該道管理帳目。匪黨皆該道練勇。初起事時。該

道首先得信。將眷屬寄居夷船。所有道庫存銀三四十萬。悉以

遣賊。所雇拖罾船隻。名為捐貲。實取償於關稅。並有舊識廣東貨船到滬。免其納稅。以致夷船不服。復將關稅銀兩隱匿。由海道運回原籍。又與人夥開旗昌行。賊匪糧食藥彈。即由此行接濟。且與賊匪屢次在船會晤等語。上海逆匪。日久未滅。咦夷又復遇事阻撓。若非吳健彰句通要挾。何至蕞爾滬城。不能收復。據原奏所稱贓私各款。已屬罪無可逭。而通夷養賊。情罪重大。尤堪痛恨。吳健彰著即革職拏問。交怡良吉爾杭阿按照摺內所參情節。逐一嚴審。定擬罪名具奏。怡良於上海軍務。本非原辦。吉爾杭阿拒絕咦夷。尚能持正。必不致為吳健彰蒙蔽。毋得稍有迴護開脫。

又

諭。有人奏。江蘇上海道吳健彰與賊首劉麗川同鄉。劉麗川起事時。該道首先得信。攜眷寄居夷船。道庫存銀不下三四十萬兩。悉以遺賊。所雇拖罟船隻。該道名爲捐貲。實取償於關稅。本年春間。有廣東貨船到滬。因係該道舊識。免其納稅。約銀四萬餘兩。以致夷商不服。該道於關稅多少。任意詳報。其隱匿銀兩。悉由海道運回原籍。又與人在上海夥開祺昌行。賊匪城內糧食鉛彈。皆由此行接濟。近日賊匪每至船上與該道會晤。仍行入城等語。如果屬實。大干法紀。著黃宗漢遴派明幹大員。藉別項公事。馳赴上海。不動聲色。按照摺內所參各情節。逐一訪查明

確據實由驛馳奏毋許稍有不實不盡並嚴飭該委員等不得

稍有洩漏致干重咎

戊子兩江總督怡良奏竊芬前據蘇松太道吳健彰禀報

咪唎堅夷酋麥蓮駕坐火輪兵船二隻來至上海懇求接

見投遞照會後即赴甯波鎮江查看情形嗣據丹徒上元

六合江浦當塗等縣禀報該夷船先後駛赴鎮江江甯和

州蕪湖等處江面回至焦山寄碇由鎮江水營遞來照會

請芬前往會晤芬以長江非各國通商海口夷船不應在

彼逗遛該酋如欲面遞國書應照上年馬沙利之案速回

上海聽候吳健彰帶赴崑山進見照覆去後該酋旋即遵

照折回。換坐內地船隻。經吳健彰督同松江府海防同知

藍蔚雯。於五月二十五日。伴送抵崑。耆帶同在蘇年久

熟悉情形之署蘇州府知府平翰。於二十四日。自蘇啟程。

亦於二十五日到彼。次日在崑山公所。傳該酋進謁。該酋

執禮尚恭。據稱蒙

大皇帝天恩。准在五口通商。獲霑利益。近年江路不通。商本虧折。

擬請奏懇

恩施。准其赴揚子江一帶貿易。所有入江貨物。伊等自能保護。儻

不蒙代奏。祇得徑赴天津等語。耆諭以五口通商條約。係

道光二十四年間。欽奉

諭旨批准。中外臣民皆應永遠恪遵。且條約載明。嗣後各國不得

遣員到來。另有異議。今所請與原約不符。難以入告。至天

津地方。因粵匪竄至直隸邊界。該處民人同仇敵愾。團練

不下十餘萬人。設夷船貿然前往。恐民間懷疑。或加傷害。

與官府無涉。直隸總督無管理夷務之責。未必准其謁見。

該酋雖赴天津。亦屬無益。近來北路軍情屢獲全勝。河北

賊竄之賊。業已悉數殲除。不難次第蕩平。一俟江面肅清。

商務自有起色。毋庸另議更張。該酋聲稱亦知中華軍務

未平。是以不敢即赴天津。致煩

聖慮。但條約載十二年後。准予酌量變通。現在為期不遠。即如上

海稅關。改設吳淞。已與舊章不同。諸多未便。伊係該國全
權大臣。可以便宜行事。若江省因關礙舊約。不能主張。即
請奏明
欽派重權大臣前來。以便面交國書。酌商定議。并諭以條約內載
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應俟十二年後。
公平酌辦。既云海面各款。則江河陸路。斷不在內。既云稍
有變通。則不過就五口之中。因時制宜。略為斟酌。必非大
有更改。況五口之外。不准一船駛入別港。如有違犯禁令
者。應將船隻貨物。俱歸中國入官。當時定有專條。極為明
晰。至吳淞新關。因上海軍興。暫行移設。並非重徵。不日收

復城池。即可悉仍舊制。如夷商確有為難之處。不妨與江

海關東公妥商。

天朝制度。

君尊臣卑。從無全權臣子。廣東

欽差大臣管理各國事務。即屬

欽派大臣。未便另行瀆請。該酋固執前說。一味懇求。旋因日暮辭

去。二十七日。送到國書副本一件。與馬沙利上年所遞國

書略同。並無求赴揚子江貿易之語。又交出照會一件。詞

句糾纏。字義譌舛。大致與所言無異。惟添出如蒙奏准。自

當襄助中華。剷平反側。否則奏明本國。自行設法辦理。有

不盡己道之處。咨在華官。並請將上海新關拆毀等語。臣等
伏思咪夷平日尚稱恭順。此次乘間要求。雖有助順之語。
斷難憑信。該夷倡議於前。𠻳咈諸夷。恐將效尤於後。長江
天塹。使他族實偪處此。必致貽患將來。惟近日上海𠻳夷
屢與兵勇尋釁。該酋所請。既不允為轉奏。若併不許為轉
咨。未免操之過急。儻或徑赴長江。轉覺撫馭為難。臣等再四
籌思。惟有欽遵上年馬沙利案內
諭旨。飭令回粵。聽候葉名琛查辦。假以時日。藉作羈縻。仍飭吳健
彰迅將上海商稅事宜。從長計議。妥為辦理。勿致各夷有
所藉口。

江蘇巡撫許乃釗奏。查五月下旬。咉夷急欲驅逐滬賊。囑官兵勿問所往。當時莫解其意。後探之洋涇濱夷館中人。據稱該酋因聞俄兵即欲往攻香港。該處咉兵僅有千人。加以該提督所帶兵船五隻。尚不足禦賊兵。欲以滬匪為之充兵數而壯軍威等語。據吉爾杭阿等當時察看咉酋氛遽情狀。以傳言未盡無據。近日咉酋自言輪船信到。在德基獲勝。奪得俄船二隻。氣象又覺紓緩矣。吳健彰從崑山回上海後。連日向咪咉各酋索問上年八月至本年五月代收各稅。據云不敢缺少。惟須滬城收復。方能交納。該酋又稱既去賊匪。又有稅銀。此甚有益中國之事。何以貴

國必欲得我官之犯。豈不耽誤事機。其意蓋必欲將大小
賊目護之全去也。唉酋昨有照會。約臣於初九日在夷館
議事。業已照覆允之。惟是該夷喜怒無常。事多反覆。臣固
不肯過於遷就。總當權其利害輕重。酌量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唉酋在上海任意要挾。許乃釗辦理較弱。當
降旨交葉名琛轉諭廣東夷酋。責以成約。令各口夷商不得駛
入內地。茲據怡良奏。咪酋麥蓮勒畢喻在崑山謁見該督。呈遞
國書照會。堅執十二年變通成約之說。欲往揚子江貿易。並藉
口上海稅關。改設吳淞。欲請拆毀。其照會內所求各情節。皆係
伊國夷書所無。且有措詞倨傲之處。怡良所給照會。據理照覆。

尚不至如許乃釗之失體。惟各國通商事宜。向歸兩廣總督專辦。怡良既將該夷國書照會等件抄錄咨送葉名琛酌辦。即著飭令該酋。迅由崑山啟程。前往廣東。不得恣意逗遛。致稽查辦。葉名琛務當堅持成約。嚴詞曉諭。杜其奸萌。本日據許乃釗奏上海逆匪及夷酋近日情形。辦理愈形荒謬。並稱與該酋約期相見。果於中華有益。不敢稍存成見。是其意中早存一遷就之心。該撫業經革職。設或妄應夷酋。受其愚弄。著怡良吉爾杭阿正言拒絕。毋為謬論所惑。並著令其前赴廣東。聽候葉名琛查辦。

怡良又奏。暎咭唎夷酋咆哮。駕坐火輪船。於五月十三日

來至上海。囑吳健彰。向奴才道達敬佩之忱。旋據水營鎮將及丹徒等縣稟報有咦咭唎火輪船。駛赴江甯鎮江停泊。現在又據吳健彰具稟。接准咦夷領事阿利國照會。內稱該國公使咆哈。欲與奴才相見。有事面議等情。伏思麥蓮馬沙利均以面遞國書為詞。是以查照條約。准令吳健彰帶同進見。所議之事。仍咨廣東

欽差大臣查辦。以符定制。今咆哈並未齎帶國書。僅令領事代為請見。不特無此體制。且條約內。亦無兩江總督與各國公使議事之說。自難准行。除批飭吳健彰妥為開導外。並飛飭沿江文武。及各江水營鎮將。一體鎮靜防範。

硃批○知道了○

癸巳○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查探俄囉斯與暎咭唎○訂期交戰情形○連日購得新聞紙數張○始知顛末○現經陸續譯出○據稱土耳其○本係俄囉斯屬國○俄國用兵征土耳其○土夷即求救於暎咈二夷○咈夷明約暎夷往救○不肯先自出兵○暎夷又陰遣人往俄國求和○暎國使者到俄國○見該國主俱免冠跪拜後起立○讀暎國求和表章○並請傳話通事○俄國主云○爾念我自知○無須傳話○使者已覺駭然○緣俄國主少年未登位時○曾親歷海外○熟習各國番語○暎夷使讀罷表

章。俄國主聽畢。即向該使者云。土耳其係我屬國。屢次藐視我國來往官商。無禮已甚。我都不屑與較。後竟攻破我礮臺三座。傷我兵丁數百人。彼時爾國何不規勸他不可犯上。直至我兵已發。爾國又聲言幫助他。今來求和。明是弄巧賣好。我斷不准。想爾國不過恐我得土耳其後。斷絕海口總路。阻住爾國與咈囒哂船隻往來。況我與地廣大。不屑要他地方。亦不肯滅他邦國。但止征伐。令其服罪。今爾國要幫助他。我與爾三箇月限。練兵修船。來至黑海外洋交戰。儻爾國軍餉不足。向我國尚可借貸。爾回去即將此言盡行回稟國主。不得遺漏。我亦不另回文。語畢。即飭

令使者出。仍以禮待之。咦國主見使者回國。知俄國不准求和。乃調大小兵船多隻。裝載火食。派出與俄國交戰之大兵頭名篤𡲬篤一百二十五門礮大兵船前往。咦國主率領各官。親行祖餞禮。歷來出兵。從無如此鄭重。惟祖餞之日。各兵哭聲震野。皆有不能生還之慮。向來出兵火食。多半由商民捐助。此次係該國主自行豫備。因商民多不願與俄國交戰之故。俄國與咦國已將開仗各等語。查閱新聞紙所載各情。俄國與咦國。已有誓不兩立之勢。並據探報咦國有貨船來至中國者。已在附近洋面。被俄國先後奪去二隻。每隻計值約在二三十萬兩。咦夷在香港本

有礮臺數座。近皆一律修整。復於五月初五日。在裙帶路
金魚行對面右邊山。建築礮臺一座。初八日。復在裙帶路
金魚行左側山。又建築礮臺一座。晝夜皆有夷兵。在山頭
瞭望。其為深懼俄夷前來攻擊。大可概見。
硃批。卿其妥為辦理。固我疆圉。不至內亂方好。以後情形。隨時密
奏。
丁酉。理藩院奏。住京俄囉斯達喇嘛巴達第。接奉伊國寄
諭一紙。懇請酌量施行。謹將原呈抄錄。一併封奏。
啟者。本年六月十一日。本達喇嘛接奉本俄囉斯國東錫
畢爾五省地方總督總統軍務大臣諭文。內稱本大臣奉

命到東海口岸。有用兵之事。從近路黑龍江前往。業已備文達知中國矣。本大臣更派親信官員。令伊親赴中國。將前文內未能盡達之意。面見中國理藩院官。詳細言明。但所派之官。能否速到中國。實未可知。為此將欲言之意。先飭駐京喇嘛。詳細向理藩院該管官早為聲明。本大臣之往東海口岸也。雖由中國黑龍江地面行走。然一切兵事應用之項。俱係自備。並無絲毫擾害中國。且絕無出人不意。因而貪利之心。兩國和好已久。此意必能相諒。況東海口岸。雖係本俄囉斯國界。而於中國亦實有關繫也。本大臣此次用兵。不惟靖本國之界。亦實於中國有裨。但顧中

國同心相信。勿以兵過見疑。此次由中國境內行兵。甚得鄰好之益。如將來中國有甚難之事。雖令本俄羅斯國幫助。亦無不可。凡此欲言之意。皆上承本國君命。將來本大臣所派之官到京。必將此意逐細面陳理藩院官。該達喇嘛接奉此諭。不敢違誤。是以告知本管老爺。其可否再為上述之處。敬祈酌量施行。

七月壬子。兩江總督怡良奏。竊奴才前赴崑山。飭傳咪酋麥蓮勒畢唵進見。及夷酋咆吟嚼吳健彰代為求見。因與條約不符。未經批准。嗣於六月二十一日。據吳健彰稟稱咪夷領事官阿利國送來咆吟公文一角。欲與奴才會晤。將公

文呈送前來。㕔查閱來文內稱。本國給有敕書。若蒙
欽差大臣面商要務。方可互覩。前在粵東。與
欽差大臣往來。施以襯𡨴。而反酬以無禮。現在必須相待稍優。如
蒙
欽差大員商議中外攸關之事。更堅和睦等情。並無求見之語。㕔
以廣東
欽差大臣管理夷務。即係
欽派大員。未便另行瀆請。況中華與外國。現無可商之事。至
欽差大臣與該酋如何相待。不得而知。總之中外相安已久。當以
信義為重。至於禮節之間。應密應疎。自有公論。該酋責人

以禮。諒能以禮待人。不必另生枝節。辦文照覆去後。現在
復據吳健彰。送到咪酋麥蓮。勒畢喳照會一件。據稱欲求
欽派大臣。商議中華與合眾國利益事宜。未蒙代奏。擬與暎酋同
赴天津。將此意上達
朝廷。所有上海稅務。已委領事官會同蘇松太道辦理妥善。
嗣後必當嚴飭本國商民。恪遵條約等語。并以五口通商
事務。向歸廣東
欽差大臣總理。并既非
欽差大臣。該酋又未將國書正本呈出。是以不便具奏。係照條約
辦理。並無錯誤。此外一切情形。前已詳晰面諭。該酋曾言

不敢前赴天津。何以甫閱兩旬。復有偕咦酋赴津之説。不特與前言不符。亦與條約相背。該酋旣將稅務會同辦妥。並飭該國商民嗣後恪遵條約。尤當始終如一。永昭和好。與該國庶有裨益。不必前赴天津。儻有必應面商之處。即

回粵東聽候

欽差大臣查辦。中華官員。辦理外國交涉事件。總以條約為憑。儻在條約之外。則非所與知。亦毋庸任咎等語。備文諭止。並責成吳健彰曉以利害。妥為開導。容俟該道稟覆到日。再

行酌辦。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奏現辦夷務情形。據咪酋有欲偕咦酋赴津

之説。該夷等藉端要求。是其慣技。其所言亦不過虛詞探試。本日已諭知葉名琛堅明約束。妥為查辦。該督即飭夷酋等前赴廣東。聽候辦理。勿生枝節。

又

諭前以㖶咪各夷酋。於蘇省求見督撫。任意要挾。當經諭令葉名琛嚴諭該酋等。遵守成約。以杜奸萌。茲據怡良奏稱接㖶酋咆哆公文。稱前在粵東時。欽差大臣酬以無禮。並接咪酋麥蓮勒畢喻照會。有擬與㖶酋同赴天津等語。夷人詭譎性成。明知通商事宜。皆歸粵東辦理。輒赴各海口。妄肆要求。現已諭怡良。令該夷酋等。前赴粵東。聽候查辦。著葉名琛仍遵前旨。設法開導。

諭以堅守成約。斷不容以十二年變通之說。妄有覬覦。並諭以
天津海口。現因辦理防堵。兵勇雲集。儻該夷貿然而來。船隻或
有損傷。轉致自貽伊戚。至該督接見夷酋等儀文。仍當恪守舊
章。無得以該夷等有相待稍優之請。少涉遷就。以致弛其畏憚
之心。前據葉名琛奏。探聞俄夷與咪夷訂期交戰。並於香港地
方。將伊等貨船搶去。該夷等方有戒心。何以轉與中國為難。傳
聞之詞。或多不實。該督辦理此事。尤應格外慎重。萬不可以俄
夷方與該夷等搆釁。一切稍存大意。所有近日如何查辦情形。
著由驛馳奏。

辛酉。兩江總督怡良奏。據吉爾杭阿寄到麥酋照會 孖公

文一件。內稱與咦酋同赴天津之議。暫行停止。定於七月初五日。前赴粵東。若難與葉督憲商辦。仍須前赴天津。與北京大憲會商。大約閏七月即回上海等情。並接吉爾杭阿來函。探查麥酋船隻。業已開行。聞咆吟不久。亦當赴粵。先經吉爾杭阿再三開導。該酋等均稱葉總督肯見與否。尚在未定。如仍拒絕。我等應辦之事。尚須奏請

欽差來滬會商等語。

硃批知道了。

甲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遵奉寄

諭。咨調夷使。以便詢問。俄夷欲赴東海。不候理藩院回文。即帶官

兵乘船駛入黑龍江境內。實屬膽大妄為。自應面問該夷。惟查向來關繫俄國事件。均由理藩院行文。自乾隆年間以來。並無將該夷提至庫倫之案。惟來文內有差往京城之咱巴凌色奇。在邊令其守候一語。藉此即可令其前來。以備詢問。現已行文。令帶通事速到庫倫。茲於七月初九日。接閱固畢爾那托爾文稱。咱巴凌色奇。病重不能來恰等語。隨即咨覆。令將該員之病。趕緊醫治。務須前來庫倫。如其不能即愈。另派可靠之員。以備顧問。一俟面詢。再行密奏。

硃批。知道了。

閏七月。甲戌。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臣自抵上海以後。察看賊與夷。兩不為難。其情大有可疑。夷性又以與中華大吏往還為榮。近之既狎而生玩。遠之又羞而成怨。用兵之際。不能不順其性而羈縻之。以免掣肘。數月以來。各國夷人。均尚帖服。惟咈夷奸狡百出。接濟阻撓。至本年五月間。夷酋吧吟等。帶領兵船前來上海。創為驅賊繳城之說。既不交出首要各犯。又不告知遣逐去向。安知其不因逆匪被圍窮蹙。意欲攜之逃竄。另據完善之區。故前撫臣許乃釗。與之照會。以破其奸。迨我兵追賊至破木橋地方。夷人開槍攔阻。潮勇亦開槍回擊。該酋又借端生釁。索取回槍

潮勇五人。等因該夷居心叵測。嚴詞拒絕。該酋始知不受
挾制。方以照會爲請。藉以轉𦚢。六月初九日。等隨同許乃
釗前赴夷館。傳見咆酋。該酋忽云貨物滯銷。欲至蘇州貿
易。許乃釗諭以此非條約所有。不獨江蘇督撫不能代奏。
即兩廣
欽差大臣亦斷不能作主。且上海地方。已於吳淞江暫設新關。招
商買賣。不日克復城池。即可悉仍舊制。須知中外交易。祇
有此數。爲爾國計。何必多添馬頭。徒多費用。總以循守舊
章爲是。該酋又以道光二十八年。不能進廣東省城爲恨。
並云徐葉兩制臺。相待刻薄。許乃釗及等等聽其言語太

覺狂悖情狀作色與之抗論不歡而散。晉任事後該酋又

投遞節略內稱。扣至本年閏七月初六日。已屆十二年之

期。必應將舊定條約變通辦理。因廣東

欽差大臣不肯查辦。欲晉奏請

欽派便宜行事之重權大臣。前來上海會議。准其於五口之外。任

往他處貿易。當令各商將上年八月初五日以後未納稅

銀。全行補完。否則該酋即親自赴京等語。晉當以該國原

定條約內。並無十二年後變通章程之文。祇有

大皇帝如有恩施別國。噗人一體均沾之語。現在

大皇帝並未准令別國商人前往他處貿易。該酋等何得妄有干

求。該酋應即欽遵

諭旨。聽候兩廣葉制臺查辦。在此無益。該酋又稱現在咪唎堅求請助勸。進長江貿易。並催繳上年以來欠完商稅。伊等亦願隨同辦理。現在香港公事繁冗。本擬暫返料理一切。儻葉制臺不肯見面。仍須前來上海。約計四十日可以往返。

等又諭以咪唎堅所請。並未允准。爾等赴粵。如果所言有理。葉制臺斷不拒而不見。設憑空言。去而復來。並未取有葉制臺不准接見之印文。仍不能代為具奏。現在該酋已於七月十三日。起碇出口。等查各夷中。惟咦夷最為桀驁。廣東民情強悍。素視該夷為易與。積憤既久。一朝橫決。遂

至流毒沿海。辛戌五口通商之局。猶幸粵民因屢受暎夷之患。眾志成城。聲威復振。是以道光二十八年。不准其進城。即不敢進城。假令五口民情。皆能如此。則凡有請求。咸以不理為羈縻之術。其技自窮。無如上海民本柔弱。廉之通商以後。商賈輻湊。閩廣無業游民。向通本地無賴為之包送鴉片煙土。該夷又以小惠結之。愚民貪其利而忘其害。上海水甘土肥。居南北之中。漢匪夷奸。日聚日眾。本有防不勝防之勢。加以中原多故。益啟戎心。竟欲於五口之外。任其所之。甚至狂悖情形。見於辭色。可為髮指。凡此情形。皆督在滬十月。確加體察。證諸實事。始得悉其梗概。若

不據實陳明。萬一廣東不能制其不來。又生他變。勢雖粉身碎骨。曷足蔽辜。非敢以恫喝之詞。上煩
宸聽也。

硃批。總宜處以鎮靜。斷不可受其要挾。即咪酋一事。雖有閏月二十三日。仍回上海之語。恐係虛言恫喝也。

吉爾杭阿又奏。自上海通商以後。惟咪唎堅貿易最大。情形亦尚恭順。上海失守後。各國應徵夷稅。屢次催繳。迄無成效。本年五月。咪唎堅夷酋客蓮勒畢嗆前來上海。查看貿易情形。前任蘇松太道吳健彰。囑其代為催納。該酋口稱。本國王命來此。必須做一大有利益中華之事。以仰酬

大皇帝五口通商厚恩。今見中華用兵日久。需饟甚殷。必將商人
應完歉舊稅銀。逐一追繳清楚。祇求督撫大吏。代為奏明
庶幾
大皇帝知麥蓮勒畢唵。辦事不錯。以後尚可為中華出力等語。奴才
與前撫臣許乃釗。雖知其為甘言以誘我。而當此多事之
秋。不得不因勢利導。以免掣肘而濟軍饟。未幾。該酋即有
鎮江、金陵之行。回滬後。復至崑山謁見督臣。呈遞照會等
件。顯請變通貿易。因督臣怡良。令其仍回廣東。聽候查辦。
該酋復回上海。口稱前在廣東求見總督。總未見面。是廣
東斷無可商。決計不復再往。今上海地方。連年不靖。貨物

滯銷。欲將各貨運至鎮江、金陵、漢口等處銷售。如蒙
大皇帝欽派便宜行事之重權大臣前來議定規條。伊國情願隨
同官兵。從上海起。一路勦辦逆匪。開通長江。如上海等處
有一賊未平。即不敢越次而進。乃兩江總督不代為奏請。
伊國不能自誤買賣。惟有自入長江等語。奴才與前撫臣許
乃釗因其言詞已不如初至時之遜順。當飭傳諭該酋。原
定條約內。雖有十二年後准予酌量變通之文。而無增添
口岸字樣。鎮江等處。並非該夷應到之地。斷難准行。
天朝軍務。亦非該夷所得干預。其五口之貿易章程。如須變通。兩
廣總督即係專辦夷務之

欽差大臣應即遵照兩江總督面諭速回廣東呈請查辦該酋復
稱如其始終不允即當與哄酋咆哈吟各駕本國兵船同赴
天津將一切事宜上告
朝廷正在反覆曉諭間許乃釗吳健彰先後交卸新任事後
麥酋又投遞節略稱請具奏所言亦大略相同至應徵夷
稅東洋解到銀四萬兩因吳健彰去任後復形觀望新當
諭以
天朝設官分職一切事宜俱責成現在任事之人吳道臺雖已
去任已委藍知府暫行代辦所有夷稅本係各商應完之
項應仍照原議辦理不能因官已易人稍有游移苟能照

數征足。與往年不相上下。再能將上年未完稅銀。照數補
足。必當奏明
大皇帝。以見爾恪遵成約。辦事不錯。至貿易事宜。現已欽奉
諭旨。飭回廣東。聽候查辦。毋稍逗留。徒延時日。即將所遞節略擲
還。該酋又稱。如至廣東。葉制臺仍不見面。必當仍來上海。
再赴天津。約計閏七月二十三日可以到此。所有現在應
征稅銀。當令各商照辦。其應補交舊稅。則稱俟查明再議。
該酋定於七月初八日起碇出口。等伏查麥酋之言語行
事。雖較㖹咭唎夷酋咆哮略為恭順。而其居心亦不可測。
江蘇民風柔脆。所慮不遠。議者有謂曩者㖹夷所求。止於

香港。從來大肆狂悖。直止五口通商。方始寢息。茲麥酋固
執十二年變通之約。欲由長江直至漢口。設立馬頭。勢將
無從阻止。莫若將機就計。
欽派資深望重之大臣。前來議定妥協章程。允其所請。是咪夷以
效順求通江路。與暎夷之犯順而得五口。情節似有不同。
且暎咪二夷。外和內忌。暫可借咪以敵暎。否則一朝決裂。
乘金陵未復之時。闖入長江。諸事不復受商。動輒為所挾
制。一誤再誤。長江中又添一鉅患矣。贅以為夷性無常。緩
之則互相疑忌。急之則合而為一。即如咈、咪二夷。本係聯
為一氣。與暎為難者也。今因俄夷用兵。咈又比暎而拒俄。

其交仍密且暎夷條約中雖無十二年後變通之文而有
大皇帝如有恩施於別國暎人當一體均沾之語咪夷之不能拒
暎夷入江亦猶暎夷不能拒咪夷之至五口也咪夷之在
上海雖無助逆情事而目擊暎夷之援濟阻撓種種狂悖
不能有所規正乘我中原多故欲求入江通商且曰如不
為奏請
欽派大員前來查辦不徑自入江即偕同暎酋前赴天津現在又
與暎酋先後返粵所請亦大致相同是否外和內忌竟係
外忌內和咪雖至愚極陋斷不敢為浮議所惑引狼入室
惟既得其情不敢不先行據實陳明

硃批。知道了。

丙戌。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上海逆匪。本係釜底游魂。無難即時撲滅。祇以城外東北一帶。夷館林立。一爲我兵擊敗。即繞道造有夷館地方。致多牽掣。先經粟商前撫臣許乃釗知會咦夷領事。在於四明公所迤北。隨地形曲折。開挖濠溝一道。並將破木橋一道拆去。將夷館隔絕在外。俾該逆於受創後。不能逃竄過濠。以杜釁端。惟該處切近城根。人夫難以駐足。囑令該夷僱夫興挑。所需傭值。由守發給。該夷依違不辦。致有五月二十七日。潮勇追賊至破木橋夷人開槍攔阻。潮勇回槍爭鬧之事。迨該國所謂水師

提督名賜德齡者前來上海。呈告以設使早定　溝。何致

有此事端。嚴詞詰責。邀與會同前往。查看明白。該夷順以

為然。即將破木橋拆去。刻日集夫興挑。計長二百餘丈。竭

十二日之力而告竣。從此可去其掣肘之一端。

硃批。此時萬不可再令竄逸。汝所籌機宜。暨駕馭夷人。均屬妥當。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

